

红旗



一九七六年 4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六年第四期 目 录

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回击右倾翻案风

反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苗 雨 (5)

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程 越 (12)

批判洋奴哲学.....方 海 (21)

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必须批判.....柏 杉 (27)

不容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

——驳“白猫黑猫”论.....靳志柏 (32)

积极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南京路上好八连”党支部 (37)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 共产党员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岳 海 (40)
- 走资派为什么害怕评论《水浒》?.....燕 枫 (45)
- 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甘 戈 (48)
- 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辛 风 (53)
- 决不能走白专道路.....中山大学大批判组 (59)

以阶级斗争为纲 把各项工作做好

- 学大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路 阳 (63)
-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战歌
——赞近年来上映的一批科教影片.....洪 松 (69)
- 文艺革命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杨春霞 (72)

科 学 史 研 究

- “天有可测风云”.....邱向群 (76)
- 转载：翻案不得人心.....《人民日报》社论 (85)

☆ 四月一日出版 ☆



毛主席语录

翻案不得人心。

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毛主席语录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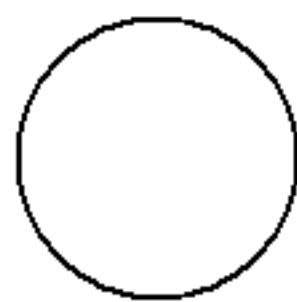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毛主席语录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



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回击右倾翻案风

反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

苗 雨

人们知道，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于反映卫生战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优秀影片《春苗》是极为反感的，他只看了影片的一半即悻悻退场，并连声斥之曰“极左”。这件事，既暴露了他对文艺革命的反对，也暴露出他对卫生革命的敌视。就是这个走资派，在他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直接插手卫生部门，大肆攻击卫生战线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阻挠和干扰贯彻落实毛主席光辉的“六·二六”指示，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

然而，**翻案不得人心**。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破坏活动，受到卫生战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抵制，激起了全国劳动人民的义愤。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卫生战线广大群众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正在抓住大是大非问题，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以卫生革命的丰硕成果反击右倾翻案风。

“城市老爷卫生部”必须批判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于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伙同他一起推行过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这个铁的事实，来了个全盘否定，一概不认帐。他的办法之一是，讲话时把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成就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破坏故意混在一起，含糊其词地说什么“二十五年来”“是循着”正确路线走的，而根本不讲两条路线斗争，不提文化大革命。这就否定了“十七年”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意



义。总后台定了调子，卫生界为“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评功摆好的右倾翻案风立刻刮起来，先还是羞羞答答地说什么“十七年怎么估价不好说，还要研究”，后来终于放下那半遮面的琵琶，干脆大讲“二十五年来”“取得很大成绩”，“卫生战线也应这样看”，露出了要翻案、要算帐的真面目。这样，他们便向无产阶级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旧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的尖锐批评到底对不对？这个大是大非问题，必须辩论清楚。

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用不着“这样看”“那样看”，只消看看卫生界“十七年”的实际情况，就完全够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一伙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毛主席关于卫生工作要面向工农兵、要以预防为主、要动员群众自己起来和疾病作斗争、要实行中西医结合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几乎都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不少地方的医疗大权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持着。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卫生工作是重城市、轻农村的。那时候，人力、物力、财力的绝大部分放在城市。医疗卫生机构设在远离农村的城镇，不重视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治疗。真正深入到农村的医务人员很少，而且没有认真解决全心全意为广大农民服务的问题。即使贫下中农跋山涉水来求医买药，也往往遭到歧视和冷落，甚至被拒之于医院大门之外。试问右倾翻案风的制造者，这样把广大农民的生老病死问题置于脑后的旧卫生部，究竟是不是城市老爷卫生部？难道广大农村这种一无医、二无药的严重状况，就算是你们过去“取得”的“很大成绩”吗？

旧卫生部轻农村、重城市，但它究竟重视城市里的哪些人呢？是城市里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及革命干部吗？决不是。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代表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利益，是不会把劳动群众放在眼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领导医院的虽然也有好人，但他们跟着刘少奇那条错误路线走，所以不少地方实际的领导权并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他们从不提倡医务人员进行思想改造，许多医务人员的思想感情同工人群众格格不入。那时候，城市里的劳动群众患病后，被医院敷衍了事、最后推出大门的事例是所在皆有、到处可见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真正关心的只是少数的城市老爷，特别是那些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内走资派。那时从医疗制度、检查治疗方法到医学研究的方向、医科院校培养的目标，都是为城市老爷服务的。文化大革命以前这种实际状况，身受其害的广大工农兵群众以及卫生战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都还记忆犹新。如果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以为翻案风一刮，就可以刮迷群众的眼睛，刮走过去那些有目共睹的



事实，那未免太夸大了他们兴风作浪的本事。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为绝大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这是无产阶级卫生路线和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根本分歧。毛主席早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了医务工作要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要把**“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作为革命医务人员必须具备的作风，并批判了那种对劳动群众的错误态度。刘少奇一伙历来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的。毛主席批评旧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就是说刘少奇一伙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卫生路线。我国有八亿人口，农民占多数。医疗卫生条件，城乡有很大差别，这本来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要消除这个痕迹，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灭这种差别，是社会主义卫生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但刘少奇一伙却反其道而行之，照此路走下去，岂不是又要回到城市和乡村之间对立的资本主义？列宁指出：处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还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坚持和发展了列宁的观点，指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只为少数城市老爷服务，为少数人“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创造条件，甚至把医院变成保护走资派逃避群众运动的场所，实际上就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把社会主义的医疗卫生阵地蜕变为滋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苏修的现状，是最好的反面教材。他们的医疗卫生工作完全是为特权阶级服务的，党内外的新资产阶级垄断了疗养、医疗的大权，把医疗卫生当作自己不劳而获的一种特权，把最好的疗养地、药品、医疗设施都垄断在自己手里。而劳动人民生了病，却只能自认倒霉。当苏联的劳动人民因病而痛苦呻吟的时候，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老爷们正在宁静的疗养胜地寻欢作乐呢！苏修这幅阶级对立的现状，正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梦寐以求的理想。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以及其他劳动群众，要使我国的卫生工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继续批判旧的城市老爷卫生部，批判刘少奇一伙推行的那条修正主义的卫生路线。

赤脚医生、合作医疗不容否定

毛主席在批评旧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的同时，着重指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卫生战线广大革命



群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深入批判修正主义的卫生路线，使卫生战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几年来，卫生工作的人力、物力、财力的重点逐步放到农村。特别是当农村出现了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这两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以后，那里缺医少药的状况有了显著改变。不仅中国劳动人民对此感到高兴，世界上许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人民，也从两种医疗制度的鲜明对比中，热情赞扬了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等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新事物。对于这一切革命变化，一心只想着“城市老爷”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当然是非常不满的。他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攻击赤脚医生“水平低”，胡说什么赤脚医生以后要“穿草鞋”、“穿布鞋”、“穿皮鞋”。他那种急于翻案的反动心情，促使他攻击新生事物甚至达到语无伦次的地步。在他的煽动下，社会上一时也刮起了一股否定合作医疗的冷风，有的说合作医疗是“社会主义办了共产主义的事”，是“共产风”，等等。

到底应当怎样看待赤脚医生的医疗技术水平？医疗技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它是在医疗实践中产生并在医疗实践中不断提高的。赤脚医生以农村常见病、多发病为重点，又防又治，会用中西两法，并能自己采、种、制中草药，不仅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而且技术比较全面。有些被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宣布为“不治之症”的疾病，却被赤脚医生治好了。赤脚医生和所谓“科班出身”的医生相比，无非是他们没有上过正式的医科大学。但医疗水平的高低，同没上过大学却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能迷信大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更何况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心目中的大学，还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旧医科大学。那时由于轻视实践，毕业生往往开始时不能独立地防病治病。又由于他们学的一套多适合城市的需要，一旦到了农村，失去了原有的医疗设备条件，就更显得束手无策。他们同那些熟悉农村疾病特点和发病原因，熟悉农民身体素质的赤脚医生相比，其医疗技术水平是不见得怎么高明的。当然赤脚医生也还需要通过实践和培训，继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但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攻击赤脚医生“水平低”，决不是想要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教育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就竭力反对医学院校学习朝阳农学院社来社去的经验培养赤脚医生。他们只批准一所学校这样做，还明确地说“只此一家，下不为例”。这就暴露出，他们讥笑赤脚医生“水平低”，不过是为扼杀这个新生事物制造舆论。这样一来，赤脚医生因“水平低”而不准存在，而他们心目中“高水平”的医生又只能为“城市



老爷”服务，这不就是要广大贫下中农永远处于缺医少药的状况吗？

鼓吹赤脚医生穿起鞋来，是修正主义者的一种骗术。赤脚医生，贵在“赤脚”。他们是亦农亦医、坚持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和集体分配的新型医生队伍。唯其“赤脚”，脚上有泥巴，肩上有药箱，他们心里才有贫下中农和其他社员群众，才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试想赤脚医生都穿起“皮鞋”来，那还怎么为平常主要是在田间劳动的社员群众服务？手离开劳动，心也就离开了群众，久之就会滋长轻视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思想。说穿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赤脚医生穿鞋，就是妄图使他们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穿修正主义的鞋，走资本主义的路。广大赤脚医生说得好，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害怕我们打赤脚，证明我们做对了。我们就是要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迈开这双铁脚板，永远赤脚闹革命。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恶毒地攻击赤脚医生说：“赤脚医生不能一步登天！”在他看来，医疗卫生部门和卫生工作只能由少数“内行”去垄断，赤脚医生的“赤脚”是不许踏进这个地方一步的。这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所谓“鸡毛不能上天”的谬论多么相似！毛主席当时驳斥包括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内的刘少奇一伙的这种修正主义观点时说：在社会主义时代，鸡毛不能上天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毛主席驳得多么好啊！经过文化大革命，赤脚医生和其他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确实要登天了！无产阶级、贫下中农要掌握医疗大权了！

差不多和赤脚医生同时产生的农村合作医疗，反映了广大贫下中农在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指引下，尽快改变农村缺医少药面貌的迫切要求，是他们在医药问题上组织起来，实行互助合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创举。合作医疗的资金一部分是社员自力更生积累起来的，一部分是社员的公益金，本来就是兴办集体福利事业的，一部分是社员筹集的，无论哪一部分，都保证用于社员的防病治病。来于社员，又用于社员，这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有着本质的区别。合作医疗可以防止社员因生疮害病而造成生活困难，这是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这正是合作医疗的优越性。发展这种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正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应当做的事，怎么能说成是“社会主义办了共产主义的事”？是的，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会出现许多具有共产主义萌芽性质的新生事物，如果因此就非除去不可，那么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所有带有共产主义萌芽性质的新生事物，岂不就都没有了生存的余地？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岂不是永远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只能



倒退到资本主义？所谓“社会主义办了共产主义的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共产党人就是要不断创造条件，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害怕甚至痛恨共产主义，那还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吗？

认清主要矛盾 坚持继续革命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同时，还竭力鼓吹卫生战线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不学技术”，“不钻研业务”。似乎当前卫生战线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学不学技术的问题。这不是赤裸裸地否定党的基本路线、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吗？

当前，卫生战线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以自己的言行，生动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一面喋喋不休地叫嚷主要矛盾是“不学技术”，一面却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他所攻击的主要问题，例如卫生工作要不要为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服务，要不要为大多数人服务，要不要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等等，都是卫生工作的方向、道路问题。在这些根本问题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都不会停止。显然，如果无产阶级听信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谣言和诡辩，一头扎进“技术”、“业务”里去，而在上述那些根本问题上放松了警惕，不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卫生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鼓吹“钻研业务”、“学技术”，不过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施放的烟幕而已。阶级斗争熄灭论，从来就是一种虚伪的修正主义理论，它想“熄灭”的只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它本身就是资产阶级麻痹和攻击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就是为了便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大举进攻才制造出来的。

毛主席指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对各条战线、各项工作来说，都是普遍适用的。卫生战线固然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但其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个矛盾规定和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技术问题，只有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通过抓阶级斗争才能正确地加以解决。钻研技术为什么？是为了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还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这个问题不解决，单纯就技术抓技术，必然要迷失方向。卫生界确实有人散布过“技术书不用看，手术室不用转，随大流也吃饭，免



得出事受批判”的消极言论。但是，怎样看待这些言论呢？说到底，这些言论不过是“技术私有”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翻版。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的人，过去不是把听诊器、手术刀、诊断书当作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而是当成等价交换的商品，当成向党向人民讨价还价、要名要利的手段。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我们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批判“技术私有”观念，那些对这种批判有抵触的人，就放出了如上的言论。这实际上仍然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不断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鼓励医务人员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鼓励他们认真改造世界观，把立足点转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只要他们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钻研技术的问题也就一定能迎刃而解。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攻击党的领导“不懂业务”，叫嚷要由他所谓“懂业务”的人来领导卫生部门。这是他从组织上推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的具体表现。在这个问题上，卫生部门是有深刻教训的。毛主席早就严厉批评卫生部门的某些领导同志强调卫生工作是特殊的技术工作、“你不懂这一门，你就不能管我”的错误思想，指出党必须领导一切，必须领导卫生工作。党对卫生工作的领导，最根本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卫生部门的领导，只有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才能心明眼亮，明确继续革命的方向。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重弹当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时用过的“不懂业务不能当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陈词滥调，就是要把那些所谓“热心”复辟的内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请上台，让他们窃据领导权，复活“城市老爷卫生部”，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服务。历史的车轮不容倒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人民群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大大提高。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非常孤立的，他倒行逆施的复辟阴谋是不能得逞的。但是，这又一次惊心动魄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却深刻地教育了我们：**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指示，学习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指示，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批判“三项指示为纲”这一修正主义纲领，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搞好卫生战线的各项工作，把卫生革命进行到底！



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

程 越

伟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乘胜前进。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受到了毛主席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深刻批判。毛主席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的指示从根本上指明了“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实质。

有少数人曾经认为，“三项指示为纲”只是一个“提法”问题。那么，好，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篇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指使下炮制的文章。此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总纲》），它以更露骨的语言，彻底暴露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

一

《总纲》一开头就提出要把在今后二十五年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党的奋斗目标，接着就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文中写道：“三项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二十五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这样一个概括，尖锐地表明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完全是为了对抗毛主席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否定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

包括今后二十五年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是什么？这在我们党的《章程》《第一章 总纲》中有明确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我



们党的这个基本纲领，毛主席提出了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因此，不仅当前，而且包括今后二十五年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不能是别的，只能是为实现我们党的基本纲领，贯彻执行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而奋斗。我们要不要发展国民经济呢？要不要分两步走，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呢？当然要，但这只是为实现我们党的基本纲领而应该完成的一项任务，虽然这是一项宏伟的任务，但不是我们党的根本任务，更不是我们党的全部任务。本来“四个现代化”是在谈到发展国民经济这个任务时作为一个规划提出来的。但是《总纲》却偷天换日，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当作当前和今后二十五年各项工作的一个大前提提出来，要我们各项工作围着这个前提转。这充分说明，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看来，当前，今后二十五年，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唯一的任务是搞生产建设，什么阶级斗争，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统统都不要了。这就彻底否定了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彻底篡改了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和前进方向。

《总纲》在提出这个不讲阶级斗争、不讲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前提后，笔锋一转，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不仅是当前，而且包括今后，是今后二十五年中“各项工作的总纲”。这样，它就荒谬地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等重要指示，篡改成只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东西。这是彻头彻尾地歪曲毛主席的指示。玩弄折中主义和诡辩术的人是反对辩证法的，是不讲辩证逻辑的，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却连形式逻辑都不讲，连个推理都没有，只是用“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为借口，硬搞出一个“三项指示为纲”，并立刻变成全党全国今后二十五年中“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不是强加于人吗？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正是用这种手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炮制出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根本对立的，与毛主席的指示毫不相干的修正主义纲领。



《总纲》全文从所谓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又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结束，这决不是偶然的。这里提出的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即中国今后的历史路程包括今后二十五年应该如何走？我们认为，我国现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建设起更加繁荣昌盛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逐步迈向共产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复辟倒退，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老路？今后几十年必然是这样两条道路、两种前途进行激烈斗争的时期。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必须为实现第一种前途、反对第二种前途而斗争。而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正确的路线，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生命线。所以，毛主席一再指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对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既然要以“三项指示为纲”来取代党的基本路线，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他就是要走第二种前途，反对第一种前途，他的所谓实现“四个现代化”，其实只是他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张蓝图。对于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当然是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

二

“三项指示为纲”难道真的是包括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吗？完全是假的，是骗人的。人们只要看看《总纲》是怎样歪曲和反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就可以明白修正主义者所玩弄的把戏了。

前年年底，毛主席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毛主席这些指示的主要内容，是强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于反修防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我们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继续革命的方向。可是，《总纲》在谈到理论问题的指示时是怎么说的呢？它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主要内容，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



题，完全抛在一边，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提到。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有关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的问题，对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问题，对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对走资派的问题，在《总纲》中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清楚地表明，所谓“三项指示为纲”，完全是为了歪曲和取消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歪曲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实际内容，表明了走资派的资产阶级本质。毛主席最近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深刻指出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犯的路线错误及其煽起的右倾翻案风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正是害怕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限制他们所喜欢的资产阶级法权，触动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所以迫不及待地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来保护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那些挂着“共产党人”招牌，实际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人，在马克思主义革命锋芒面前，怀着本阶级即将灭亡的恐惧，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磨钝它的革命锋芒，使之适合资产阶级的需要。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不正是这样干的吗？

事情是不是到此为止呢？不是。那些否认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人，从来只是要“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来不“熄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进攻。《总纲》在反对阶级斗争的同时，杀气腾腾地向无产阶级进攻，正是表明了阶级斗争的这个特点。

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告诉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总纲》却怎么说呢？它打起反对极“左”的旗号，说什么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有这么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总是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他们“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甚至说“这种斗争就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

《总纲》在这里使用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这样一个名词，却故意掩盖



它的阶级内容。这是指谁呢？是指党内走资派吗？不是。《总纲》对党内走资派这一概念，如同阿Q对自己头上的疮疤，不仅自己讳莫如深，也不喜欢别人提。是指地、富、反、坏、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吗？也不是。因为《总纲》明确说明了这些人不在“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这个概念之内。其实，从他们认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违背了“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来看，这里所谓“把革命口号加以割裂”的“阶级敌人”，就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把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革命的人们宣布为“阶级敌人”。他们在文章上这样写，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他们把林彪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改为极“左”，这样，就可以用“继承林彪的衣钵”一类语言来攻击一切批判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的革命人民，攻击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而把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都当作宝贝供起来。什么“继承林彪的衣钵”（一点也不继承刘少奇的衣钵！），什么“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这种胡风式的语言，对于地、富、反、坏、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的人来说，完全可以心领神会，为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而高兴。

《总纲》还攻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说什么“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说过：“对老工人，对有经验的干部，一定要落实好政策，因为运动一来往往伤害了这一部分人。”《总纲》说的那些话正是从这里抄来的。“运动一来”这句话，把我们党进行过的历次重大路线斗争都包括在内了，也就统统予以抹杀了。请问：从批判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到批判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每次“运动一来”都“伤害了”有经验的老干部和老工人吗？都“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了吗？这不是对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歪曲和诬蔑吗？在这里，《总纲》完全暴露了它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动面目。我们说，“运动一来”是要“伤害”人的，但决不是“往往伤害”有经验的老干部、老工人，而是要“伤害”那些“老”修正主义路线头子，“伤害”他们所推行的错误路线。如果不同他们的错误路线斗争，我们党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带领全国人民从民主革命胜利地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不能继续前进到共产主义。正因为“运动一来”要“伤害”修正主义路线，党内不肯



改悔的走资派才为此而感到悲伤，要为之翻案，要把我们党的历史倒过来写。但这只能是痴心梦想！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要以他的“三项指示为纲”在各个领域进行复辟活动，是很猖狂的。他一再叫喊要“整顿”。怎么“整顿”呢？《总纲》说得很明确：要用“三项指示为纲”来“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好家伙，九大“整顿”！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党内到党外，从地方到中央，统统不行，统统要“整顿”，点滴不漏，简直是天罗地网。我们也说某个方面的某些工作需要整顿，那是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把工作做得更好。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进行的这种包罗万象的“整顿”是什么呢？我们通过教育、科技、文艺、卫生等领域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经看得很清楚，他就是要用“整顿”来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回到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上去。他要搞全面“整顿”，就是要全面反攻倒算，就是要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如果象《总纲》说的，有人“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那么，这正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鼓吹“三项指示为纲”的《总纲》的自画像。

三

在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上，《总纲》也是对毛主席的指示大肆歪曲和篡改。它根本不谈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把发展国民经济纳入了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轨道。

大家都知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基本完成，但并没有全部完成。在已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也还存在改造与反改造，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斗争。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分配方面，都还有继续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因此，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必须努力解决生产关系各方面的问题，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也就是说，要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抓革命，促生产。《总纲》反对“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因而极力攻击文化大革命以来是“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



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攻击，恰好暴露出《总纲》坚持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反动立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革命群众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了对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包括对他们贩卖的唯生产力论的批判。这种大批判，是无产阶级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总纲》所诬蔑的“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但是，大量生动的事实表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人民群众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推动了社会主义生产的大发展，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人民群众为刘少奇、林彪一类戴上了“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对不对呢？很对！这两顶“帽子”很合适，万万不能摘掉！列宁说得好：“**否定修正主义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修正主义。**”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否定对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就是为了继承刘少奇、林彪的衣钵，继续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唯生产力论。

说我们“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这完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试问：八亿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有饭吃，有衣穿，建立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民经济体系，粉碎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讹诈，这是“不讲经济”、“不讲生产”吗？吃着人民群众种出的粮食，穿着人民群众做成的衣服，坐在人民群众建造的房子里，发出这种所谓“不讲经济”、“不讲生产”的昏话，简直是对我们党，对长期战斗在工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无耻诽谤！

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分歧，根本不在要不要抓生产，要不要搞好经济建设。马克思主义从来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也从来认为，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改革，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生产关系调整好了，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政治挂了帅，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就必定能促使生产突飞猛进。而唯生产力论则是不要阶级斗争，不搞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把发展生产作为唯一的决定性的东西。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如果象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的那样，埋头搞生产，搞建设，不讲阶级斗争，不讲革命，让修正主义上了台，资本主义复辟成功，那么发展起来的经济、生产和“四个现代化”，都会变成压迫、奴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物质力量。所以，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就一再提醒党和人民：“**我们十分之九的注**



意力和实际活动都是而且应当是放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根除资产阶级复辟的任何可能性。”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这样起劲地攻击别人“不讲经济”、“不讲生产”，他真的是热心社会主义生产吗？不！他热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是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他心目中的“搞好生产”，实际上是要恢复资本主义那一套，这在《总纲》关于企业管理的论述中暴露得很清楚。《总纲》说，随着生产和技术愈来愈发展，“规章制度就会愈来愈严密，愈来愈要求人们严格地遵守这种规章制度”，“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这样”。这种论调完全否定了规章制度的阶级性，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们知道，规章制度是反映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的，有鲜明的阶级性。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部门的规章制度，是压迫、榨取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血汗的制度。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我们主张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建立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章制度。我们反对无政府主义，也反对对工人和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管、卡、压”。毛主席亲自批示的“鞍钢宪法”，就是社会主义企业规章制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总纲》对此只字不提，却大喊大叫要建立“愈来愈严密”的规章制度。资本主义经济部门的规章制度确实是十分严密、十分严格的，工人们连拉屎撒尿也得计算时间，如有超越，就要受到各种惩罚。《总纲》居然把这种规章制度说成是超阶级、超时代的东西，说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这样。这不是主张复辟资本主义又是什么？这不是主张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又是什么？联系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其它种种言行，就更清楚地看到，他抛出“三项指示为纲”，把发展国民经济也当作“纲”，就是为了贯彻他那条“不管白猫黑猫”，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要资本主义不要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

四

“三项指示为纲”，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折中主义的手法炮制出来的。它是一个虚伪而又反动的修正主义纲领。作为宣扬“三项指示为纲”的《总纲》，也反映了这样的特征。它是一个在理论上十分贫乏，在手段上十分恶劣，支离破碎、东拼西凑、逻辑混乱、思想矛盾的大杂烩。但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实质，从这一点来说，它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



深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对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有重要的意义。一个政治纲领，可以是长篇的论述，也可以是简单的概括。但无论前者或后者，它总是包括着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的原则问题，包括着坚持还是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基础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从来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政治纲领的原则性和纯洁性，总是旗帜鲜明地同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纲领作不调和的斗争，从政治上、思想上对它们进行深入、彻底的批判，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指明正确的方向。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就说过：“我的义务也不容许我即使只用外交式的沉默方法来承认一个我认为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当机会主义者杜林冒出来反对党的理论基础的时候，恩格斯就打算批判杜林，马克思坚决支持这一想法，恩格斯便毅然地“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

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问题上，必须采取严肃的战斗的态度。因为理论基础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或口号，都会由此而彻底背弃马克思主义，走上修正主义的斜路。当赫鲁晓夫提出“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时，毛主席就尖锐地指出：“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当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所谓“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时，毛主席就觉察到这是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原则问题，指出：“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当林彪抛出“天才论”这个修正主义理论纲领时，毛主席及时揭露了它的反动本质，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大是大非问题，号召全党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同林彪的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今天，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同样不是一个简单的提法问题，而是涉及到是否坚持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的问题，涉及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保卫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不使它受到篡改和歪曲，我们必须战斗，必须对“三项指示为纲”进行彻底的批判。我们相信，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通过对“三项指示为纲”的彻底批判，我们的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将更加迅猛地向前发展，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批 判 洋 奴 哲 学

方 海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原则分歧，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去年夏季前后，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炮制“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鼓吹唯生产力论，在“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幌子下，又大肆贩卖洋奴哲学。他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叫嚷“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还说什么“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个大政策”。一时，崇洋迷外之风又刮起来了。国内劳动群众的创造受到议论讥笑，坚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受到非难攻击，似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对了，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反而有理了。

同教育、科技、文艺、卫生等战线上的右倾翻案风一样，这股风攻击的矛头，也是直接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深入开展，我们必须继续批判洋奴哲学，揭露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推行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反动本质。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是建立在坚定地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坚定地相信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基础上的。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



量。我们有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搞好生产关系方面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革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完全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建设起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与此相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推行一条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完全对立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看不见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根本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们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的面前，甘心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甚至主张卖国投降，靠向外国乞讨过活。刘少奇、林彪所推行的就是这么一条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和干部对刘少奇、林彪推行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大长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志气，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全国人民扬眉吐气，发奋图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人造地球卫星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新的石油勘探开采技术的采用，大型内燃机车、大容量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百万次电子计算机、电子扫描显微镜、各种类型数控机床等新产品试制成功，都表明我们在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道路上正凯歌行进。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跳出来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正是继承刘少奇、林彪的衣钵。

我们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四个现代化”，而在于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究竟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点放在那里。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战胜一切困难夺取胜利的可靠保证。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革命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又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依靠自力更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



锁禁运，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刁难破坏，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是，我们面临的任务仍然是很艰巨的。完成艰巨的任务靠什么？基本的一条就是靠充分动员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离开这一条，我们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更要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绝对不能离开这个基点。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我们既不能掠夺别国人民的财富，也不能依赖任何外国的力量来搞建设。吃现成的要受气，依赖别人是建设不成社会主义的。只有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充分利用和挖掘本国的资源和潜力，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国家更能经受风险，立于不败之地。根据我们的经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一个省、一个地区，直到一个工厂、一个公社都要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何况是一个国家？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唱反调，到处叫嚷要千方百计出口，去“换回好多好东西回来”，据说这样就能加快资源的开发，加快工业的技术改造，加快科研的步伐，真是妙不可言。世上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国际上存在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工人群众从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很懂得这一点，他们说：“我们决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系在别人的腰带上”。这句话尖锐地指出要注意被别人卡住脖子，牵着鼻子走的危险。如果不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样样靠引进，为了引进，甚至把发展经济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的社会主义原则丢在一边，无原则地以出口换进口，势必造成那么一种状况：自己能生产的无限制地进口；国内很需要的又无限制地出口；买人家先进的，自己造落后的，甚至把矿山资源的开采主权也让给人家。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修配车间和投资场所吗？那里还有什么工业化的速度，那里还谈得上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只能作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中国人民在历史上遭受过的创痛是很深的。一百多年前，清朝洋务派头子李鸿章、曾国藩，不就是鼓吹“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吗？这伙洋奴汉奸，一味想买外国的



“制器之器”，搞所谓“自强”。结果呢，中国非但没有因此强盛起来，反而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旧中国二十多年，喊了二十多年“建设”，他们的所谓“建设”，不也是把眼睛盯在外国资本家身上，拿国家的资源和主权去换取洋设备的吗？他们换了二十多年，弄出个什么名堂呢？国家主权、经济命脉全都落到了帝国主义的手里，旧中国经济那种衰落破败的悲惨景象，人们不是记忆犹新吗？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才能真正赢得高速度。这已经为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无数事实所证明。我们的石油工业近十五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靠的是自力更生，其速度之快，连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造船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宣扬“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机引进，船买进，眼睛盯着外国的一点技术专利，国产的货轮和船用柴油机长期得不到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人群众、干部批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才改变了面貌。一九七〇年，上海工人开始打造船工业翻身仗，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年中，船舶的吨位和柴油机的马力都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文化大革命前只造了一艘万吨轮，而这六年中万吨级以上的船舶就造了四十四艘。到底是自力更生快，还是搞洋奴哲学快，不是很清楚吗？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口口声声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却偏偏闭住眼睛不看事实，真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搞社会主义，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到是否符合党的基本路线，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旗号，到处鼓吹只要拿到先进的技术、设备，不管走什么路，用什么方法都可以。毛主席最近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按照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一套办，必然把我国经济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他在谈到引进技术、设备的“理由”时曾经说：“外国的产品，一剖开好多东西也是别的国家的。”外国者，资本主义国家也。难道我们的国家发展经济也可以按着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一条路子走吗？外国产品剖开来，确是好多东



西都是别的国家的。这种经济上相互依赖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制度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经济危机在一国出现，就象瘟疫一样，很快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其实，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依靠外国，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自己的独立经济。那些依赖别人发展经济的国家，纵然一时经济发展比较快，也是虚假的繁荣，基础极为脆弱。一有风吹草动，不是闹这个荒，就是闹那个荒，简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体系，只能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离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但搞不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且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复辟资本主义，靠向外国乞讨过活。苏修就是一面镜子。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官僚垄断资本向西方垄断资本买专利权，借贷款，甚至不惜把未开发的资源拿去作抵押。自称有强大工业基础的超级大国，外债却越背越重，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向西方国家乞求贷款竟达一百六十三亿美元。一手向人家掠夺，一手又向人家乞讨，这是苏修叛徒集团搞假共产主义的一大特色。

我们提倡自力更生，并不是拒绝学习和研究外国的经验，包括好的经验和坏的经验。我们也不是反对引进某些确实有用的外国技术、设备。但是，对待外国的经验以及技术、设备，都要具体分析，加以鉴别，“**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使其为我所用。学习要和独创结合，立足于超。决不能生吞活剥地照抄照搬，不管好的和坏的、成功的和失败的，适合我国需要的和不适合我国需要的，一古脑儿统统搬来。毛主席历来号召我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批判那种认为“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洋奴哲学。因为这些东西是窒息人民群众的革新创造精神、束缚人民群众手脚的精神枷锁。洋教条、洋偶像不扫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焕发不出来。

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设备一概看成是先进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它们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即便是先进的东西也有落后的因素，决不能不加分析，说成绝对的好。何况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在某些部门已经出现技术停滞的趋势。**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那些盲目崇拜外国的人，看不起本国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力量，在“洋”人面前矮半截，以为事事不如人，连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都不如。清代的学者严复就很赞赏“学我者



病，来者方多”的说法，不主张生搬硬套，懂得后来可以居上的道理。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要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工厂试制成功的新产品、新材料，有不少就是工人群众发奋图强、土法上马搞出来的。工人们豪迈地说：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东方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办到，而且办得更好；西方资产阶级办不到的，我们东方的无产阶级也能办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把中外资产阶级的东西奉若神物，对于我国人民群众的创造从来看不上眼，只许永远跟着别人爬行。这种洋奴哲学很不得人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抵制和批判。对于这种抵制和批判，他们极为不满。但是，真理不在他们一边。资产阶级“大人物”妄图扼杀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压制人民群众，是办不到的。

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修正主义的路线也就是资产阶级的路线。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从来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历来奉行洋奴哲学。民族资产阶级先天就有软弱性，既怕民众，也怕帝国主义。它同帝国主义有矛盾的一面，在一个时期里有可能与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帝国主义，但它又有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一面，常常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迷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就是带着资产阶级的这种劣根性跑进党内来的。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没有把立足点移过来，仍然代表资产阶级。他们害怕群众、害怕帝国主义的劣根性愈来愈发作，就不能不同广大人民群众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是一对孪生兄弟。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必然要搞民族投降，鼓吹洋奴哲学。

洋奴哲学，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我国的精神产物。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洋奴哲学的幽灵总会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徘徊。因此，批判洋奴哲学，是个长期的斗争任务，必须反复地进行下去。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洋奴哲学，批判修正主义，更加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必须批判

柏 杉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鼓吹“三项指示为纲”、推行一条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同时，也推行了一条与之相适应的组织路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对这条组织路线也必须进行批判。

他所推行的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是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为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的。为这条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也是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也是搞反攻倒算，妄图让那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并且心怀不满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重新掌握领导权，恢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一些部门和单位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那样一种局面，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

毛主席说：“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矛盾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清算了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同时也清算了为他们的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夺回了被刘少奇一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林彪一伙死党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在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构中，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建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对于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反修防修，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已经发挥了并且正在发挥着重大作用。实践证明，这个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路线及各项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于我们坚持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路线，



怕得要死，恨之入骨。他深知，路线“要由人来执行”。什么人掌权，有什么样的领导班子，对于实行一条什么样的路线，至关重要。要推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就非在组织路线上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不可。所以，他竭力在领导班子问题上大做文章，逢会必讲班子，讲班子必讲“整顿”。他完全抛弃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这个政治方向问题，大讲特讲什么“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为他“整顿”领导班子大造舆论。他妄图通过“整顿”领导班子，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老中青三结合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整顿”掉，把党的“九大”和“十大”已经作了结论的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再“整顿”回来。他所谓的“整顿”领导班子，实际就是要换班夺权。

为了适应推行“三项指示为纲”这一修正主义纲领的需要，他还提出了“党性强，作风好，能团结人”的选拔干部的标准，明目张胆地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相对抗。在他提出的“标准”中，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个最根本的、最主要的标准不见了。抛弃了这个标准，他所说的“党性”，是无产阶级的党性吗？显然不是。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毛主席规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条标准的第一条，就是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这是无产阶级选拔干部的基本标准，也是无产阶级党性的根本体现。用“三项指示为纲”否定阶级斗争为纲，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用修正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哪里还谈得上无产阶级党性呢？因此，他所说的“党性”，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党性，修正主义的党性。他把所谓“‘敢’字当头”作为选拔干部的基本出发点，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不怕”，“敢摸老虎屁股”，“这是第一位的”。这是他所谓“党性强”的最好注解。他曾经声嘶力竭地叫喊：“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去建立“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离开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他所说的这个“敢”，是敢干什么呢？就是象有的人那样，敢写诬告信，敢作放毒演说，敢拟翻案提纲，敢造政治谣言，敢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句话，就是敢跟着他搞修正主义。这同无产阶级敢于革命、敢于斗争的精神是完全相对立的。他代表资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投降，不但不敢强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根本不敢触动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一根毫毛。可见，他这个“党性强”，就是丧心病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顽固地搞修正主义。什么“党性强”，就是“复辟狂”！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案，搞复辟倒退、反攻倒算，依靠的重要力量，就是那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打出来的旗号，是所谓关心老干部，重视老干部。他说什么：“领导班子要依靠老的。”他所说的“老干部”是哪些人呢？是那些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老同志吗？不是的。这些老同志，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为党和人民做过有益的工作，是老中青三结合这个崭新事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都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对这些老同志不仅不关心、不依靠，而且造谣中伤，恶意攻击，想方设法要把他们排挤出去。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就曾经叫喊“老的不行”。现在他反复强调“要依靠老的”，只不过是一个骗人的幌子。他所要依靠的“老干部”，实际是“老”走资派，是少数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不满意，二要算帐，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对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反感的人。这是一条什么样的组织路线，以及这条组织路线的反动性，不是很清楚吗？

重用那些未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也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推行的组织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教育、科研、文艺、卫生等思想文化领域，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重要阵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从这里开了刀，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从而打破了某些部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应当看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许多革命的知识分子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们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各个不同的岗位上，对人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有的并担任了各级领导工作。但是，有些未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服输。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妄图利用这一点，反掉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领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让未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新掌握领导权。他说：“在技术业务上不行，就让人家干。”在这里，他所说的“人家”，并不是指革命的知识分子，而是明目张胆地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代替党的领导，代替工人阶级的领导，恢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专家治所”、“教授治校”那样一种局面。他这样干，不只要占领这几块阵地，而是要通过这些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培养修正主义的接班人，象苏修已经干了和正在干的那样。苏修的那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基本力量，就是从这些领域里培植出来的所谓“红色专家”。我们如果依了那个走资派，苏联的今天，将会是我们的明天。这是很值得警惕的。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纠集复辟力量的同时，对坚持搞马克思主义的



革命干部，特别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青年干部，则不择手段地进行排斥和打击。列宁曾经指出：“我们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我们是革新者的党，而青年总是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的。我们是跟旧的腐朽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党，而青年总是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的。”（《孟什维主义的危机》）革命的青年干部的长处，是对新鲜事物有敏锐的感觉，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革命积极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造了走资派的反。今天，他们又积极批判并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决抵制复辟倒退和反攻倒算，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因此，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看来，革命的青年干部是他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一大障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在青年干部问题上，散布了许许多多的奇谈怪论，一个主要论调是说“他们根本没有经验”，“提拔太快了”。当然，青年同志也有一个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在斗争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的问题。但是，他所说的经验是什么呢？决不是毛主席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所科学地总结的中国革命丰富的历史经验，决不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而是象他那样跟着刘少奇一起搞修正主义的经验，包括着“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一类的经验，这些都是早就被革命人民批判过的东西。他说青年干部没有经验，要叫他们“一律到基层去锻炼改造”，就是要把不肯接受他那一套搞修正主义的经验的革命青年同志打下去。他还大肆叫嚷今后干部“要按级提拔”，“和台阶一样，一阶一阶的上，不能跳着来”。这个所谓“台阶”，不就是封建的等级观念、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组织问题上的体现吗？不就是刘少奇对干部“论资排辈”的再版吗？不就是一切反动没落的统治阶级维护他们统治地位惯用的手段吗？按照他这个“台阶”论，什么培养革命的新生力量，什么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通通都被一笔勾销了。这样，老一代革命家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中断，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推行的组织路线，是以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为理论基础的，其要害是为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拼凑“翻案派”，为复辟资本主义组织“还乡团”，让党内的资产阶级上台。这条组织路线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由于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实行商品制度、货币交换，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旧土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新毒草。这种新毒草会在执政的共产党内生长出来。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



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他们有了很高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权力，享受着很好的待遇，自己不革命了，还反对别人革命。他们本身就属于资产阶级，也代表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正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他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知识私有不能批判，资产阶级大人物的权力不容侵犯，等级名位不能越雷池半步，受资产阶级压的小人物不准起来革命。从组织路线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代表资产阶级的阶级实质。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推行的组织路线，跟刘少奇、林彪的组织路线是一路货色。刘少奇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林彪是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则是大撤职，大调动，大换班。他们都是搞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都是组织复辟势力、打击革命力量，都是以复辟资本主义为最终目的，因而本质上都是右的。他们又都是从孔老二那里接续的“香火”。孔老二镇压革新派要“纠之以猛”，上台三个月杀了少正卯，那个走资派对革命派要“‘严’字当头”，一经重新工作就对革命派开刀；孔老二“举逸民”、“举贤才”，网罗复辟势力，那个走资派则扶植还在走的走资派和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拼凑“还乡团”。他踩着孔老二的脚印，亦步亦趋，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向无产阶级进行全面的反攻倒算。

列宁说过：“**什么叫做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重新工作的时间不长，但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反攻倒算搞得很凶。在右倾翻案风刮得厉害的少数几个地方，走资派弹冠相庆，革命派受到打击。而在他们搞换班夺权得手的地方，“三项指示为纲”叫得最响，复辟资本主义的倒车开得最快。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充分说明了复辟势力的疯狂性和反动性。不难设想，让他放手干下去，“**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这个曾经追随刘少奇搞修正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并且发誓“永不翻案”的人上演的这幕复辟丑剧，进一步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性，看到可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们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不容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

——驳“白猫黑猫”论

新 志 柏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搞修正主义的本质，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认真学习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深入批判反动的“白猫黑猫”论，划清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界限，对于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反动谬论，是在一九六一年出笼的。那时，由于苏联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的破坏和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国遭到暂时的经济困难，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国内外阶级敌人对于我们所面临的暂时经济困难拍手叫好，污蔑我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认为社会主义中国要垮台了。而我们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和国内外阶级敌人一唱一和，竭力歪曲出现暂时困难的原因，把它归之于社会主义制度，归之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根本不提苏修的破坏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他们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时机已到，便猖狂地向社会主义进攻。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声嘶力竭地叫嚣：“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也拼命鼓吹什么在世界上各种生产关系中“看那种能提高生产即用那一种”，实际上是要复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跳出来叫嚷：“社会主义优越在哪里呢？前几年还可以看出优越性，这几年不行了，不能吹牛了”，大肆鼓吹“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唯恐别人不懂，他还特别解释说：“看来，生产关系什么形式为好，



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容易比较好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只要能增产，单干也可以”。显然，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制度不灵了，“捉不住老鼠”；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好，可以“捉得住老鼠”。他力图把集体经济倒退为个体经济，把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的新中国“扭”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究竟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中国要向哪里去？这个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毛主席早就明确指出：“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时，我国虽然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但这只是前进中的困难，依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能够克服的。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巩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形势很快就开始好转。从此，我国农业生产连续十四年获得好收成，工业生产也蒸蒸日上。这一光辉的历史事实，不是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比较资本主义制度蕴藏着无可比拟的伟大力量吗？对于否定社会主义、鼓吹资本主义的“白猫黑猫”论，不是有力的批判和否定吗？铁一般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如果照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主张的那样办，让资本主义的“白猫黑猫”一齐出笼，搞单干，搞投机倒把，搞自由经营，那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就会被瓦解，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断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那种情景，就会在我国出现。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绝对不能答应的。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倒退，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白猫黑猫”论受到广大革命群众严肃的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虽然口头上承认这种论调是“错误的”，表示要“改正”，



但是，他真的改正了吗？没有。他重新工作后，就又旧病复发，变本加厉地贩卖“白猫黑猫”那一套货色，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就是“白猫黑猫”论的继续和发展，而把阶级斗争这个纲抛到九霄云外。他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客观事实，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实际上是要“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鼓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他讲什么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都不过是个幌子，实际上是要分裂革命队伍，破坏工农业生产。

不仅如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其它方面还散布了许多类似这样的奇谈怪论，妄图在各个领域用修正主义路线代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露骨地说：“白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应爱护，赞扬”。在他的煽动下，什么“不管黑线、红线，培养出人，能搞出东西就行”等谬论也纷纷出笼。红专还是白专，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知识分子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做到又红又专，才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作出贡献。那种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知识分子，不管有怎样的“专”，对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有害处。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事实不正是这样的吗？一九五七年，文化、教育、科技界的一些右派分子，就是由白专道路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泥坑的。这种人是刘少奇、林彪一类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和工具。如果说有好处的话，就是对复辟资本主义有好处，对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有好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他们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愿意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但是，他们的头脑中还有许多资产阶级旧思想，需要继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殷切地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正当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朝着又红又专的目标前进的时候,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鼓吹什么白专“有好处”,实际上是反对党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妄图把广大愿意进步的知识分子重新拉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修正主义老路上去,充当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用心何其毒也!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喋喋不休地鼓吹“敢字当头”,“要突出一个敢字”。这里,他一不讲为哪个阶级服务,二不讲走什么道路,三不讲执行什么路线,认为只要敢于就是好的,实质上还是“白猫黑猫”论。在阶级社会里,“敢”都是具体的,超阶级的抽象的“敢”是没有的。我们提倡的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征途上,要不怕任何强大的敌人,不畏任何艰难险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反潮流,敢于打破一切旧秩序,建设一个新世界。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那么起劲地鼓吹“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拼命干”,他究竟要拼命干什么呢?就是煽动一小撮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拼命”和无产阶级较量,敢于搞修正主义,敢于复辟资本主义。由于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人心所向,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十分孤立的,有的人想翻案而又怕翻案,想复辟而又不敢复辟。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深知他们这种心理状态,于是拼命鼓吹“敢字当头”,为他们撑腰打气,鼓动他们刮右倾翻案风,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戳穿了,这种“敢”字同彭德怀鼓吹的“海瑞精神”和林彪鼓吹的“江田岛精神”,实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抽象的“敢”字比较隐晦,因而更有欺骗性罢了。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白猫黑猫”论虽不是在讲哲学,但这涉及到什么是真理的客观标准这个认识论的重要问题。认为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不过是那个臭名昭著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哲学的翻版。实用主义鼓吹“有用即是真理”,标榜自己是超阶级的哲学,其实,是地地道道的主观唯心主义。它根本否认真理的客观性,根本否认千百万群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以是否对我即资产阶级有用作为衡量正确与错误的依据。按照这种反动的“真理”观,谣言和诡辩对搞阴谋诡计有用,残酷剥削劳动人民对资产阶级有利,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对复辟资本主义有好处,就都成了真理。显然,这种哲学是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的,是极其荒谬和反动的。正因为实用主义哲学



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又有一定的欺骗性，所以正适合修正主义者搞复辟、搞倒退的需要。他们常常从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库里拣起这个破烂武器向无产阶级进攻。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以“增产”为幌子，鼓吹单干，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以“有用”为理由，鼓吹白专，否定红专；以“能解决问题”为借口，鼓吹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勇敢”精神，反对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等等，这不都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货色吗？他为了反对社会主义，竟然乞灵于实用主义，完全抹杀真理的客观标准，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这说明他堕落到何等的地步！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始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只能是一个发展，一个消灭，一个“吃掉”一个。而一切修正主义者都企图取消这个斗争。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从鼓吹“白猫黑猫”论，到抛出“三项指示为纲”，这说明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贯推行的是一条资本主义路线，即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就是要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以达到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要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新老修正主义者总是玩弄抽象的超阶级的手法，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界限弄得含糊不清，进而用修正主义路线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刘少奇为了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就拼命鼓吹“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过，而且有功劳”，“剥削人越多，对人民有利越多”，妄图破坏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这从反面告诉我们，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问题上划清界限是十分重要的。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划清政治上、思想上的路线是非，深入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积极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南京路上好八连”党支部

去年十二月初以来，我们连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几个月来，全连干部战士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运用黑板报、大批判专栏、批判会、赛诗会等形式，歌颂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伟大胜利，歌颂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批判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批判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班班办大批判专栏，人人写大批判文章。到目前为止，共写出批判文章六百八十多篇。学习和批判，使大家受到了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有力地促进了连队的建设和各项工作的开展。

回顾几个月来的斗争实践，我们深深体会到，要积极参加斗争，首先必须提高对这场斗争的性质、任务、意义的认识。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刮起这股右倾翻案风，就是企图开历史的倒车，搞复辟倒退。如果让他的阴谋得逞，党就要变修，国家就要变质，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是摆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件大事。毛主席亲自缔造和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社会主义时期，人民解放军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对外反侵略颠覆，对内反复辟倒退，是我军的根本任务。在党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击退这股右倾翻案风，是我们军队的光荣责任。同志们说得好：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搞复辟倒退，我们工农兵就要反复辟倒退；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我们就要反翻案，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积极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也是加强部队建设所必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军广大干部战士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积极参加“三支”、“两军”，和人民群众一道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为摧毁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立了新功。在斗争中，我们经受了很大的锻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军民关系更加密切，官兵之间更加团结，军政素质大为提高。通过畅谈文化大革命的收获体会，干部战士更加认识到，当前正在进行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



是部队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好课堂，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的极好时机。

在革命大批判中，我们十分注意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准他推行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当前这场斗争就是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挑起来的。去年夏季前后出现的那股右倾翻案风之所以刮得那么猛，来势那么凶，根子和风源就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他推行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战士们说：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谬论很多，有个中心；流毒很广，有个纲领。这就是“三项指示为纲”。其它种种奇谈怪论都是从这个黑纲领中派生出来的。为了推行这个修正主义纲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极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以及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等修正主义谬论，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他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大肆散布“今不如昔”的谬论，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说得漆黑一团，把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人民解放军说得一无是处。他反对老、中、青三结合，妄图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为走资派重新上台制造舆论。在批判中，我们紧紧抓住“三项指示为纲”，把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各个方面散布的奇谈怪论，进行梳辫子、列专题，逐个加以批判。共批判了十一个方面，八十多段黑话，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剖析“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实质，揭露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大家反映：这样批，既打中要害，又深受教育。

毛主席说：“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需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放在首位。战士们说，学习是批判的基础，斗争越深入，越需要抓紧学习。在批判中，我们不满足于每个同志表了态、发了言，而要求大家对修正主义的谬论，能够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批深批透，道理讲得透彻，批判有理论根据。在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时，我们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论述，使大家认识到，“三项指示为纲”修就修在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它的理论基础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我们还组织大家学习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反复领会列宁的这一教导：“‘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衷主义。”大家从布哈林把政治和经济并列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卑劣行径中，看



清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讲“三项指示为纲”，并不是要真正贯彻执行这三项指示，而是在玩弄折中主义的手法，偷运“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那一套修正主义货色。经过这样反复的学习和批判，大家对“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实质看得更清、批得更透了。

通过学习和批判，连队的干部战士，进一步加深了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认识。毛主席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以毛主席的指示为武器，批判“三项指示为纲”，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只有阶级斗争才是各项工作的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它不仅存在于社会上，而且存在于共产党内。它对各条战线、各方面工作中的其它矛盾，起着支配的、决定的作用。因此无论什么工作，包括教育、科技、文艺、卫生、经济工作、部队建设等等，都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提起纲来，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志们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更应该坚持阶级斗争这个纲，决不允许用别的什么纲来代替阶级斗争这个纲。我们连队进城以后，所以能够打败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做到身居闹市，一尘不染，正是因为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没有放松阶级斗争这个纲。干部战士一致表示，要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地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搞好部队建设，搞好各项工作。

在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坚持正面教育。连队的学习和批判活动都是在上级党委和党支部统一领导下，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的。党支部要求支部成员学在前，批在先，并注意发挥理论队伍的作用，使连队干部和理论骨干成为学习和批判的突击队。几个月来，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以纲带目，统筹安排各项工作。由于这样做了，连队建设和各项工作都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干部战士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有了新的提高，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更加广泛深入。共产主义精神发扬光大，学雷锋、做雷锋蔚然成风。同志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雷锋精神代代传，千万个雷锋在成长。全连今年退伍的老战士，响亮地提出“阶级斗争胸中装，反修防修不下岗”，坚决要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艰苦奋斗一辈子。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促进了战备工作的进一步落实，今年开训以来，军事训练取得优秀成绩。我们决心更好地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认真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作战能力。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共产党员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

岳 海

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这是我们党的宗旨，也是每一个真正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共产党员的行动准则。

毛主席在谈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时，把为大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问题，作为区分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一个重要标志，教导我们：“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为大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实质是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上的问题。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始终坚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革命的征途上永不停步，永远革命。

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重温毛主席关于共产党员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教导，剖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为什么人谋利益的，深入揭露他们代表资产阶级的阶级实质，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什么是广大工人、贫下中农以及其他劳动群众这个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呢？就是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直至消灭一切阶级和一切阶级差别，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建国前夕，毛主席就向全党指出，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要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要看到社会主义时期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还要继续革命。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背叛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竭力巩固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把历史拉向后退。

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还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我们现在还是建设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经济基础。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我们只有经过长期的斗争，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才能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马克思主义者对资产阶级法权从来持批判态度，认为它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又是必须加以限制并逐步予以消除的一种“弊病”；而修正主义者却把它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竭力加以巩固和扩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是修正主义者安身立命之所，也是他们搞复辟倒退的工具。资产阶级法权用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就是扩大事实上的不平等。那些渴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正是利用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原则，通过合法和非法的途径，侵占国家、集体的财产；正是利用分配领域和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大搞物质刺激，扩大等级差别。新资产阶级分子就从这块“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土壤里生长出来。

资产阶级法权不仅是产生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的土壤，更重要的，它同时也是使党内一些想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利益的人，逐步变为党内的资产阶级的土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从这块旧土壤上长出来的新毒草。列宁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经指出：“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一代资产者的根源。”走资派正是这样的“新一代资产者”。他们官做大了，薪水高了，生活好了，就不想革命了，不但力图保住已经取得的东西，而且力图再捞一把。这样，他们就必然要保护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干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而一旦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就背叛了无产阶级，使自己的阶级地位发生转化，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从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成为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经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本来是带着高官厚禄、入股分红的严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参加共产党的，把革命事业作为他的进身阶梯。民主革命胜利了，政治上物质上都得到很大的利益，他的最终目的也就达到了。当社会主义革命逐步深入，对资产阶级法权不断加以限制的时候，他就以资产阶级法权的辩护士和卫道士的姿态出现，竭力加以维护。他对冲击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拚命加以攻击，妄图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利用资产阶级法权网罗一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拼凑“还乡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他利用人与人之间的资产阶级法权，挑拨新老干部的关系，打击革命的新生力量；他以资产阶级法权为诱饵，妄图把知识分子引上“三名三高”的白专道路；等等。这样，他就在党内充当了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而从根本上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

走资派既然在党内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因而他们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之间，不能不存在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是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也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要求继续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党内走资派这些修正主义老爷们却要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两个对抗着的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走资派既要搞修正主义，就不能不压制革命人民的革命要求。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不喜欢修正主



义的大人物压他们，就不能不起来革党内走资派的命。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当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扯起“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挥舞“整顿”的大棒，撒下天罗地网，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完全摧毁的时候，革命人民难道不应当起来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吗？

毛主席最近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走资派代表资产阶级的阶级实质，明确告诉我们，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煽起右倾翻案风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列宁教导我们：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用列宁提出的这个“**基本的指导线索**”去分析党内的走资派，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他们集中代表了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就会看到他们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深刻的阶级特征。为什么在政治上他们总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顽固地推行一条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路线呢？为什么在经济上他们总是极力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大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妄图变社会主义所有制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呢？为什么在思想上他们总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维护封、资、修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用孔孟之道腐蚀毒害人们，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呢？这只能从他们代表资产阶级的这个阶级实质上来解释。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党内走资派的危害性和危险性，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保证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而不被资产阶级所篡夺。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我们的党员，特别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能否正确对待党和人民给予的地位、权力和待遇，是



关系到能否继续革命、能否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重大原则问题。毛主席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执掌政权，是为了要运用这个强有力的专政工具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以便最后消灭一切阶级和一切阶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而绝不允许利用人民给的权力来为少数人谋私利，来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增添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我们有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做官不象官，掌了权不为个人，地位高不搞特殊，全心全意地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可是，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看问题，就不是这样。他们把参加革命当作投资，投了资就应该获得“利润”；把执政看作是做官，做了官就应该有特权；把人民给的物质待遇，看作是理应享受的东西，甚至不择手段地去谋取私利，把权力转化为“资本”。这种人，随着自己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就会越贪婪，越凶狠，就必然成为搞修正主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很值得我们严重警惕。如果那一个干部“只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他就再也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这样的人如果坚持不改，终归要走向群众的对立面，为历史所抛弃。

共产党员要做到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归根到底必须加强世界观的改造。毛主席十分重视世界观的改造问题，强调指出：“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如果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就容易接受修正主义的影响，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跑，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与党的宗旨、党的路线相背离，甚至会堕落成为修正主义分子。这在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这个问题上也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刻苦改造世界观，清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影响，与一切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做一个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



走资派为什么害怕评论《水浒》?

燕 枫

去年八月，正当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关键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宋江以及古今一切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为我们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也为我们提供了识别和批判当时正在猖狂进攻的右倾翻案风的强大思想武器。它象战斗号角，鼓舞着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奋起向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进行勇猛冲击；它象万钧雷霆，引起了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极端恐惧。围绕着评论《水浒》的问题，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激烈斗争。

在这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赤膊上阵，进行了充分的丑恶表演。他非常害怕评论《水浒》会触及他的右倾翻案活动，因而极力贬低评论《水浒》的重大意义，胡说什么评论《水浒》“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他疯狂压制评论《水浒》的群众运动，到处灭火，说什么不要“听到风就是雨”“以为要搞什么运动了”；他蓄意扭转评论《水浒》的斗争大方向，一再故作镇静地表白：“你怕什么，又不是宋江、投降派”；更有甚者，他竟然恶毒攻击评论《水浒》是借题目“做文章”，“搞阴谋”，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是嚣张到了极点！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表面上其势汹汹，内心却虚弱得很。他说不要“听到风就是雨”，正是想阻挡一场革命的暴风雨的来临。他使尽浑身解数，反对评论《水浒》的伟大斗争，不过是一种绝望的挣扎。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这样害怕评论《水浒》？因为他是一个搞修正主义的现代投降派。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亿万群众评论《水浒》的伟大斗争，打在古代投降派身上，疼在现代投降派心上，使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如惊弓之鸟，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古今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篡夺革命队伍的正确路线。宋江在梁山“把寨为头”，干的头一件事就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取代了晁盖的革命路线。路线变了，一切都变。梁山农民起义的大好革命形势被断送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武装变成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武装，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终于烟消火灭，旗倒人亡，革命事业毁于一旦。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重新工作，就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否定我党二十多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他的目的，就是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毛主席正是从路线上，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大意义上，提出以《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我们就是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展评论《水浒》的活动，大做反修防修的“文章”。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那么害怕革命的人们借《水浒》的题目“做文章”，不正好暴露出自己是搞修正主义的现代投降派吗？至于说到“搞阴谋”，说错了，这是阳谋。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不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吗？自己心里没有鬼，又何必这样暴跳如雷呢？

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对于革命的成败至关重要。因此，古今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就必然要拚命地篡夺领导权。毛主席批判《水浒》“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就是强调了领导权的重要性。宋江招降纳叛，网罗党羽，安插亲信，排除异己，使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逐渐掌握在“帝子神孙，富豪将吏”之类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手里，是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条件。正是依靠这些人，宋江改变了梁山起义军的革命性质，实现了他“归顺朝廷”的反革命宿愿。同投降派宋江一样，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是也很重视抓领导权吗？他以“整顿”为名，一方面排斥和打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老干部，一方面搜罗和重用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群众批判过而至今一不满意、二要算帐的走资派。他企图把这些人重新扶植起来，拼凑搞修正主义的班底，作为他翻案复辟的骨干力量。在评论《水浒》的过程中，广大群众从宋江篡夺梁山起义军领导权的教训，进一步认清了修正主义者妄图篡夺党和国家各级领导的危险，懂得了“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这个道理，这使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如芒在背，生怕他的军心发生动摇，到处叫喊“不要怕”。果真不怕吗？那又何必“此地无银三百两”呢？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讲了那么多为他的“班底”撑腰打气的话，诸如“横下一条心”、“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之类，既暴露了他极力拼凑修正主义班子，进行翻案复辟的险恶用心，同时，也使人们看出他极其虚弱的本质。



古今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虽然有着各自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内容，但是，从本质上看，他们都是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宋江是一个混入农民起义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贯通孔孟的忠孝仁义之道，精熟剥削阶级的权术机巧，野心勃勃地要干一番反革命事业，以图“封妻荫子”，“官爵升迁”。他上山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投降，即向封建王朝曲线“尽忠”。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虽然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却代表了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民主革命时期，他带着剥削阶级的烙印走到革命队伍中来，世界观始终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他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他名为共产党员，想的却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他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因而就必然同社会主义革命格格不入，同无产阶级发生对抗，就必然要成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拉历史车轮倒退的复辟狂。他大刮右倾翻案风包括反对和破坏评论《水浒》的一系列丑恶表演，不就是最清楚的证明吗？

毛主席指出：“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尽管玩弄了种种伎俩，对评论《水浒》进行猖狂的干扰和破坏，妄图把它引向斜路，但是，他不仅未能阻挡住评论《水浒》的革命斗争洪流，反而更加暴露了自己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强烈愿望。在毛主席重要指示的指引下，评论《水浒》的群众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冲破重重阻力，不断深入，在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强大的威力。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是说评论《水浒》“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吗？实际情况又怎么样呢？通过评论《水浒》，广大群众和干部提高了识别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能力，从古代投降派身上看清了现代投降派的反动本质，从思想上为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了准备。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不但是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识别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思想武器，而且对于我党和我国人民今后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有重要的意义。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妄图贬低评论《水浒》的重大意义，完全是徒劳的。

历史的现实的阶级斗争事实反复证明，凡是修正主义者，都要搞投降。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内走资派，就是投降资产阶级的奴才。“走资派还在走”，这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只要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会产生宋江一类的投降派。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要结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续评论《水浒》，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把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甘 戈



当前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它保卫和发展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推行一条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目的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向我们党、向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发起了全面进攻，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倒转历史车轮，把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引向修正主义的邪路。这是一场革命与复辟、前进与倒退的斗争，它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关系到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向共产主义前进，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向资本主义倒退这样一个根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消灭这四个一切，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任务和实际内容。这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的。无产阶级只有彻底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顿，他们要求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他们不喜欢走资派一类的“大人物”压他们，不喜欢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法权永远存在，不喜欢一切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他们要向消灭那四个一切的共产主义大目标前进。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思想，集中地代表了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多年来，我国广大的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正是遵循着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不停顿地把社会主义革命从一个阶段推进到另一个阶段。

全国完成土地改革以后，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广大贫下中农，不顾党内走资本



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人物”的压制和反对，遵照毛主席所指引的合作化方向，依靠自己的力量，用“穷棒子”精神，办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尽管刘少奇一伙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大肆诬蔑，大杀大砍，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仍然一浪高过一浪，冲破阻力，胜利前进。接着，又出现了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到了一九五六年，全国就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就此结束，工农群众还在继续前进。随着一九五七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一个前所未有的革命群众运动在我国出现了。亿万革命人民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意气风发地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不断向前奋进。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使亿万人民群众发挥出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力量，开辟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大跃进的新局面。人民公社这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崭新的社会组织，在人民群众的手中应运而生，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尽管彭德怀那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几亿人民的伟大革命运动诬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胡说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搞糟了”，丝毫也没有阻挡住工农群众前进的雄伟步伐。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粉碎了他们的进攻，继续向着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前途英勇进军。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的伟大实践，它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中，亿万人民充分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向资产阶级发动了全面进攻，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荡涤着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污泥浊水。在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令下，工人阶级和自己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向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胜利进军。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带来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绚丽春天。教育革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在斗争中胜利前进。卫生革命改变着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合作医疗普遍推广，赤脚医生健康成长。广大干部走五七道路，焕发了革命青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工农兵理论队伍的发展壮大，推动了思想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



命。所有这一切，都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崭新成果，是亿万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它从各方面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标志着我国广大工农群众正在不停顿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

我国建国二十多年来的历史表明，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党“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率领着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但是，党内有的人却总是阻挡工农群众前进的步伐，顽固地坚持向资本主义倒退。这是为什么呢？毛主席最近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明确地指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这些人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利益，决定了他们必然要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当中有些人，是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参加革命的，他们只是部分地同意党的最低纲领，并没有接受党的最高纲领。他们并不要求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变革整个社会，而只是要使现存社会尽可能变得让他们自己满意而舒服。民主革命的胜利，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革命的结束。当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他们同工农群众的矛盾，就愈来愈尖锐。他们做了大“官”，就“只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成统治人民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谋取个人的私利，变成新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维护他们极少数人的利益，他们处处同工农群众的革命发生对抗。他们象地主害怕失去土地、资本家害怕失去资本一样，害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害怕工农群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总想把工人农民拉向后退。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党内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果不改造思想，停止、倒退是必然的，成为走资派同样是必然的。

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那些仅仅是身子到了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虽然口头上也赞成社会主义，但由于他们不承认社会主义时期有阶级斗争，所谓拥护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了一句空话。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公开叫嚷“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面对着阶级



和阶级斗争的现实，无产阶级不天天讲阶级斗争行吗？实际上，反对“天天讲”阶级斗争的走资派，自己却猖狂地叫喊要“一年三百六十天”都向人民群众进攻，他一天也没有忘记向无产阶级斗争。我们讲前进是有阶级内容的，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逐步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向共产主义前进。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则相反，他竭力抹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实际上就是向资本主义的大倒退。

有些人跟不上工农群众前进的步伐，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派，同他们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革命斗争实践是分不开的。他们既不读马列主义的书，又不参加群众的革命斗争实践，这就不可能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人民群众直接参加着社会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各阶级之间的关系、革命每个阶段所要解决的问题等等，是“**真正亲知的**”。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革命实践中，每时每刻都会表现出来。不深入到群众中去，就看不见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不知道群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就不相信群众中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丰富的智慧和经验，就不能理解群众所创造的一批又一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因而也就看不见自己同群众的差距。只有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虚心向群众学习，才能跟上群众前进的步伐。毛主席指出，革命的政治家“**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由于长期脱离群众，听不进群众的意见，必然要同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相对抗，他所推行的那条路线，必然是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相违背的修正主义路线。就象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一样，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用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从反面给人们一条深刻的教训。我们要坚持继续革命，就要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同工农群众一起前进。

我们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不但民主革命后不能停止，要继续前进，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二十多年的今天，也还是要革命、要前进。就是一千年、一万年以后，那时的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也是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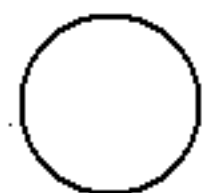
继续革命的。列宁指出：“在政治上，也象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一样，不前进，就要成为落伍者。或者是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后壮大起来（民主革命自然地加强着资产阶级），把工人和农民群众的胜利果实全部夺去，——或者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给自己打通前进的道路。”这就十分尖锐地告诉我们，民主革命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如果不坚持继续前进，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就会壮大起来，革命就会遭受失败。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不但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梦想复辟，而且由于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小生产的影响还存在，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出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他们手中掌握着很大的权力，顶着“共产党员”的称号，搞修正主义，有很大的欺骗性，比旧的资产阶级更危险。他们一旦得逞，资本主义就要复辟，历史就要倒退，人民就要遭殃，党和国家就要改变颜色，黑暗的旧社会就要重现，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就要重新沦为被剥削、被压迫、任人欺辱的奴隶。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啊！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复辟倒退，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是决不容许的。他们在群众中如此孤立，就是最现实的有力的证明。

无产阶级必将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虽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可能会出现暂时的反复，出现曲折，搞复辟、搞倒退的人也可能得意于一时，但最终不能不在前进的历史车轮面前碰得粉碎。“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中国历史上复辟派的祖师爷孔老二妄图复辟奴隶制，袁世凯、张勋妄图复辟封建帝制，刘少奇、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哪一个不是这样呢？一九五五年，毛主席针对那些阻挡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顽固派，尖锐地指出：“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今天，在全国人民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奉劝那些顽固派和复辟派，还是丢掉你们那种复辟倒退的幻梦吧！因为历史早已作了结论：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前途充满胜利的信心，不管顽固派和复辟派怎样反对和咒骂，怎样捣乱和破坏，都不能阻挡我们坚定地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向前奋进。



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

辛 风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采用断章取义的卑劣手法，歪曲毛主席关于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关系的论述，借口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妄图否定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指导。这是他们按照“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在科技部门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开背叛。对此，必须予以彻底的揭露和批判。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这个指示，全面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同自然科学的关系，清楚地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全部人类知识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整顿党的作风》），它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的规律。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给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给自然科学研究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当然，各门具体科学都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都要解决自己的特殊矛盾。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替它们解决各种具体的问题。但是，决不能因此就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各门具体科学的指导作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人的认识总是这样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即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人们总是首先认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进一步进行概括工作，认识事物的共同本质。当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这种共同的认识就成为继续研究各种具体事物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这样。它既然是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门科学的共同本质的认识和概括，因而就比各门具体科学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当然就能够成为自然科学研究的指导。



自然科学工作者接受这种指导，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本专业的科学研究，解决本专业的特殊矛盾。

新老修正主义者为了篡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往往打着红旗反红旗，断章取义地摘引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为自己的反动言行作辩护。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也是这样。他们掐头留尾地引用毛主席关于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关系的论述，妄图论证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但是，只要认真读一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光辉著作，就可以清楚看到，毛主席讲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这段话，正是为了批判那种认为文艺可以脱离政治、认为马克思主义“妨害创作情绪”的错误观点，正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毛主席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一切革命者必须学会“**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只讲“不能代替”而不讲“包括”，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说成是“妨碍”或“破坏”自然科学研究。这种论调，不正是毛主席当年批判过的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妨害创作情绪”谬论的翻版吗？真是弄巧成拙。他们本来想把毛主席这段话作为自己反马克思主义的挡箭牌，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使自己的修正主义嘴脸暴露无遗。

自然科学从来就离不开哲学的指导，从来都是受哲学支配的。恩格斯早在十九世纪就批判了自然科学家忽视哲学、企图摆脱哲学的错误倾向，他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自然辩证法》）人们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同进行别的研究工作一样，都离不开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总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叫喊哲学妨碍科学，鼓吹科学脱离哲学，说穿了，不过是想要摆脱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而接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罢了。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否定自然科学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实际上就是要人们接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把自然科学研究纳入修正主义的轨道。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还拿某些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家取得一些成就的事例作论据，贩卖“纯科学”和“业务第一”的滥调，欺骗那些思想糊涂的人。然而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完全戳穿了他们的这种欺骗。

自然科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某些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家之所以取得一些成就，



是由于他们在科学研究中，在某些问题上运用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果。例如，牛顿正是由于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坚持了自发的唯物主义，承认物质的客观性，才使他发现了古典力学三大定律及万有引力定律，发现了机械运动的规律。青年时代的康德也是由于他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从行星本身的矛盾运动出发，才提出了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关于天体演化的“星云说”。大量事实说明，辩证唯物主义是指导自然科学前进的唯一正确的世界观，自然科学的发展总是不断地证实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如列宁所说：“自然科学方面的最新发现，如镭、电子、元素转化等”，“灿烂地证实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而自然科学一旦离开辩证唯物主义，就必然会走向邪路。恩格斯在分析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状况时指出，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已经打破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达到了辩证的结论，“如果立即沿着这个方向坚决地继续研究下去，那末自然科学现在就会进步得多。”（《自然辩证法》）可是，当时的一些自然科学家由于受到历史条件和阶级条件的限制，只能自发地而不能自觉地运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致使他们的科学研究受到很大的局限，不能不在研究工作中走着漫长、曲折和痛苦的道路。许多人思想混乱，丧失了对正确与错误的判断能力，甚至当真理碰到鼻子尖上时仍然看不到，只能在黑暗中摸索。不仅如此，许多人还由于没有正确的哲学思想作指导，抵挡不住宗教和唯心主义的侵袭而终于成了它的俘虏，从而走上了歧途。牛顿对力学作出了贡献，但在机械论和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支配下，从相信有绝对静止状态存在，发展到承认“神的第一推动”，滑入了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泥坑。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中提出过反映高速运动规律的相对论，但在世界观上却接受了反动的马赫主义，最后在科学研究中得出了“宇宙有限”的错误结论。二十世纪初，物理学中发现的X射线、柏克勒尔射线、镭和电子等，这本来是科学的巨大进步，但是许多物理学家由于缺乏辩证法思想，不仅看不到它的革命意义，反而把它说成是“物理学的危机”，说什么“原子非物质化了”，“物质消失了”，从而直接帮助了反动的唯心主义，有的甚至走上了反科学的道路。今天，在苏联，由于资本主义全面复辟，许多自然科学家放弃了辩证唯物主义，有的人甚至堕落到利用科学技术去研究“心灵学”和“天才复制”，宣扬“唯能论”等唯心主义谬论，走上了背叛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严重地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列宁的光辉论断：“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



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科学工作者要掌握它，成为一个自觉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就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转变阶级立场，努力改造世界观。不仅科学研究本身需要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而且每个科学工作者都有一个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科学技术，只能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决不能为资产阶级服务，为修正主义服务。这就要求我们的科技人员，必须把立足点真正移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边来，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坚持开门办科研、群众办科研的正确方向，使科学技术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在科技界提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自然科学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把学习马列和参加政治活动诬蔑为“苛捐杂税”，还胡说什么“白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反对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妄图把科技人员引向修正主义的白专道路。他们这些谬论，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不过是文化大革命中早已批判过的“纯科学”和“业务第一”的那套修正主义货色的翻版，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如果让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得逞，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就要重蹈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覆辙。这只会对地主资产阶级有好处，对帝国主义有好处，而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却是莫大的灾难！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还采用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卑鄙手法，叫嚷什么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自然科学范围内带哲学性质的具体争论”，诬蔑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这种争论是什么“简单依靠摘引几句经典著作加以逻辑的引伸”。他们认为，这种“带哲学性质”的问题的解决，要“依靠科学实验本身来得出公认的结论”。他们口头上讲要百家争鸣，实际上却又害怕人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批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这再一次暴露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极端仇视和恐惧心理。

我们历来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自然科学上的具体问题要通过讨论和实践去解决，“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可是讲百家争鸣时却不能忘记这个根本问题：“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許多派、許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



家。”(《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百家争鸣而却害怕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资产阶级哲学的争论,这决不是真要百家争鸣,而是要使自然科学这块园地毒草丛生。自然科学范围内“带哲学性质”的争论是什么呢?无非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这两条基本哲学路线的争论,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除了依靠为资产阶级庸人们所忌恨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战斗武器之外,还能依靠什么呢?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物理学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对立的学派,在从事具体的科学研究时,进行计算或实验得出的结论是大体一致的,而他们对于物理学理论是否反映客观世界的问题,在哲学上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这种哲学上的分歧,并没有因为科学实验“得出公认的结论”而消除。解决的办法,只能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去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所谓“带哲学性质的具体争论”,要“依靠科学实验本身来得出公认的结论”云云,不过是当年俄国马赫主义者用具体科学的“一致”,来抹杀两条基本哲学路线对立的故伎重演而已。要正确解决自然科学中属于世界观方面的理论问题,以及科学研究中的具体问题,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自然科学工作者只有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才能避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少走弯路,顺利地进行自己的科学研究。列宁指出:“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从来十分关注自然科学中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并且直接参加了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批判,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自然科学的成就作出了深刻的哲学总结,对自然科学中的许多哲学问题作出了正确的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作过测定原子量的具体实验,却提出了“原子决不能被看作简单的东西或已知的最小的实物粒子”(《自然辩证法》)的重要思想。列宁没有参加观察电子的实验,却作出了“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光辉结论。毛主席运用唯物辩证法,根据“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个原理,概括了基本粒子的研究成就,提出了基本粒子也是无限可分的精辟论断,为物理学的研究指明了方向。自然科学的成就已经并且还将继续证明,革命导师的这些英明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在刮右倾翻案风的人看来,没有亲自参加科学实验,就无权过问自然科学范围内的哲学争论,按照这种逻辑,岂不是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对自然科学中的唯心主义的批判和由此作出的全部结论吗?他们抛出这种谬论,决不是偶然的。这同他们鼓吹的要由“科技界公认的”“第一流”的“权



威”来掌握大权，取消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等谬论是一脉相承的。这充分说明，他们不懂马列，反对马列，是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其目的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

科学技术领域，从来就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激烈斗争，而这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归根到底总是表现着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这是自然科学史上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杰出的天文学家哥白尼，以他符合于客观世界本来面目的“日心说”，推翻了托勒密的唯心主义“地心说”，从根本上动摇了中世纪神权统治的基础，表现了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的革命意志和要求。但是，这一革命的科学学说却受到了基督教徒的恶毒诋毁和攻击，把“日心说”进一步向前推进的布鲁诺甚至还被反动教会活活烧死。这充分说明了科技领域里阶级斗争的尖锐和激烈。正如列宁指出的：“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自然历史理论触犯了神学的陈腐偏见，引起了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引起最激烈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反动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总是紧紧地把握着自然科学这块阵地，通过他们的御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歪曲利用自然科学的成就，反对唯物主义，宣扬唯心主义，把科学技术的新发现、新成果统统纳入他们反对社会进步、反对革命斗争的反动政治之中。一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及刘少奇和林彪之流，都是竭力歪曲和利用自然科学的成就，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进攻，为推行其修正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

在社会主义社会，科技领域和其它领域一样，同样存在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长期以来，科技领域一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块世袭领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资产阶级还在利用自己在知识上的某些优势，同无产阶级较量。目前教育、科技、文艺等领域正在开展的大辩论，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大搏斗，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深入。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全面地推行一条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要让科学技术离开马克思主义，重新为资产阶级服务。这是革命人民包括广大革命的科技人员决不答应的。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斗争中，我们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读点哲学史，深入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让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牢牢占领科技阵地。



决不能走白专道路

中山大学大批判组

把知识分子往哪条道上引，是引导他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还是走白专道路，这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长期以来争夺知识分子的一个尖锐问题。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顽固地坚持修正主义路线。他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大肆宣扬白专道路，妄图把知识分子拉上资本主义邪道。这是我们广大革命知识分子不能容忍的。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胡说什么“搞科研的人，允许是书呆子”。什么是“书呆子”？知识分子能不能当“书呆子”？这个问题必须彻底辩明。其实，对这个口号，我们并不陌生。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学校在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就是要学生不问无产阶级政治，埋头业务，“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不就是培养“书呆子”吗？然而，正是在这种培养“书呆子”的过程中，浸透着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治，学校从培养目标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是为了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所谓不问政治，埋头钻业务，实际上就是要学生受资产阶级的奴化，任凭资产阶级牵着鼻子走，使学生读书的时间越长，离工农群众的感情越远，头脑中充塞的资产阶级思想越多，向党和人民要价越高，有的甚至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去了。显而易见，所谓“书呆子”，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名词。无产阶级公开申明自己的观点：**“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培养的应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服务，为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斗争。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知识分子不问无产阶级政治，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不参加社会实践，不进行世界观改造，而去当“书呆子”，就是妄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恢复修正主义路线对学校的统治，把青年学生培养成为复辟资本主义



的驯服工具。

我们反对当“书呆子”，但丝毫不是象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污蔑的那样，是“不读书”。问题不在是不是读书，而在读什么书，怎样读书，为哪个阶级读书，这才是实质性的东西。书本中包含有强烈的阶级内容，其中有正确总结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的，也有宣扬或渗透着剥削阶级思想毒素和偏见的，对不同书籍，对书本中的不同内容，应持不同的态度，要有分析、有区别地读现成的书本。同时，我们读书是为了革命，为了解决三大革命运动提出来的实际问题，只有联系实际去读，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才能学到全面的知识，才能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闭口不提怎样读书，为哪个阶级读书，而极力鼓吹大家去当“书呆子”，就是有意抹杀书本内容的阶级性，要人们去钻那些封、资、修的毒草，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这其实就是以前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之流鼓吹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反动政治主张的翻版，都是用来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我们要培养的是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所以我们必须进行教育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革命师生在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指引下，实行开门办学，走与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相结合、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说这样是白白地“占了好多时间”。

到底是“开门”白占了时间，还是“关门”白占了时间？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的“十七年”，学校的大门紧关着。学生一入学，就被禁锢在高楼深院里，成天沿着“宿舍——教室——图书馆”三点一线转，死读书，读死书。这样，使得学校与沸腾的社会生活脱节，教学与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脱节，师生与工农群众脱节，教学内容中有不少没有多少用处的东西。如微生物学中大讲莫斯科上空的微生物分布，气象学中大讲“苏联气团”；还有象“马尾巴的功能”一类无聊而又烦琐的东西，这难道不是白白地“占了好多时间”吗？至于书上有些前人的好的经验总结，由于不能联系实际学习，学生在理论上虽然知道了，到实践中却不会运用，还得重新学习，这难道不也是白白地“占了好多时间”吗？旧学校虽然学制长达四、五年，乃至七、八年，学习的课程几十门，书本好几堆，却使学生没学到多少知识，有的



身体还搞垮了。整整“十七年”的时间，全国那么多的大学，如果不是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学校，那该培养出多少更 useful 的人材，把我国的科学技术更迅速地推向前进。应当说，白白占了学生好多时间的，不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而正是那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门办学后，我们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结合典型产品、战斗任务组织教学，既使学生学到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知识，又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如我校金属系稀有金属化学专业师生在有关工厂开门办学，一面学习工人阶级急国家之所急、大胆闯新路的革命精神，一面联系实际进行研究，刻苦钻研理论，大胆改革工艺方案，终于使电解法制海绵钛大电流试验取得成功，回收率、合格率和电流效率都达到先进水平。教育革命中的大量事实，都充分说明，按照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办学，学生比过去学得好，学得多，根本不是白占了时间，而是省了时间。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无视铁一般的事实，硬说开门办学是白占了时间，可见他反对教育革命的态度是多么顽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年刘少奇一伙扼杀一九五八年的教育革命时，就是贩卖的“智育第一”、白专道路这样一些修正主义黑货。今天，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又拣起这些破烂武器，妄图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成果，恢复“十七年”那种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我们就要反其道而行之，继续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坚持开门办学，坚持与工农相结合，与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相结合，永远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说，不走白专道路，“因此我们技术是落后的”，攻击我们不能攀登科学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是问题”。这完全是胡说。搞科学研究，必须解决目的、方向问题。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搞科研，还是为捞取名利搞科研？这是科研人员必然碰到和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走白专道路的人总是想为个人获取名利地位，根本不可能真正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个人名利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对社会主义制度抵触和反对，根本谈不上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怎么可能促使科学技术发展呢？走白专道路，必然会使名利之争、门户之见等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造成协作中计较以谁为主，分工时挑肥拣瘦，互相垄断资料，隐瞒经验，这又怎么可能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呢？走白专道路，埋头资料室、图书馆，不愿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不可能吸取群众的智慧，总结群众的经验，这就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失去源泉，这又



怎么可能促使科学技术发展呢？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白专道路只能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阻碍攀登科学的高峰。这样的例子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几年中真是说也说不完。如我们学校那时就有人宣扬“政治上不进法院，健康上不进医院，业务上要进科学院”的谬论。有的人说什么“青天有路终须上，宇宙无名死不休”，说什么参加政治活动，犹如鲜花，一时好看，终会凋谢；而埋头业务，搞出成果，就象碑石，流传千古，等等。这种走白专道路的反动论调，使不少人受到毒害，不仅碑石没有树起来，青天也没有爬上去，有的反而跌进了反党反人民的泥坑。象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又怎么能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呢？

事实已经证明，走白专道路根本不可能为革命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坚持又红又专，才能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我校数力系力学专业七二届毕业班学员，在完成有关船舶螺旋桨优选设计的科研任务中，始终抓紧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在工人、贫下中农和解放军同志的教育下，他们深深体会到，搞螺旋桨优选设计，也要坚持同修正主义教育、科研路线斗，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斗。他们刻苦钻研环流理论和其他数学基础理论，对国外先进的螺旋桨的设计方法及其性能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同时认真学习和总结群众设计、制造螺旋桨的丰富经验，终于设计制造出一种变螺距螺旋桨。经过试验，证明它在航速和拖力方面都达到了先进水平。这是对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白专道路的一个有力回击。当然，我国的科学技术还是比较落后的，但造成这种落后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因此，我们必须彻底批判白专道路，在党的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实行专门人员与群众相结合，大搞群众运动，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相信：“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的科学技术一定能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给我们的深刻教育之一，就是使我们认识到了不问政治、埋头业务、当“书呆子”的危险性，看透了白专道路的虚伪反动的本质，白专道路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决不能走这条路。我们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积极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一步促进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永远前进在又红又专的康庄大道上！



以阶级斗争为纲 把各项工作做好

学大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路 阳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先进单位不断涌现，形势大好。但是，在学大寨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斗争。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了推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极力歪曲大寨的经验，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妄图把农业学大寨运动纳入修正主义的轨道。

大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典型。大寨始终把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放在首位，努力清除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破除小生产的传统观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断地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深入开展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注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大寨的经验很丰富，集中到一点，就是始终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农业学大寨，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学习这个根本经验，解决好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问题。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接过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却抽掉了大寨经验中最根本的东西，“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



以颂扬”。他讲学大寨，根本不讲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而是把学大寨说成是什么“老老实实地干”。这样一来，学大寨仅仅就是学一个“干”字了。这是对农业学大寨运动最恶劣的歪曲。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农村中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进行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不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运动就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农村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不可能一下子得到解决的。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以后，广大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但是，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远远没有完结。如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如何依靠广大贫下中农，正确处理农村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使他们摆脱旧思想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如何积极创造条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努力缩小三大差别；如何在农村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等等，仍然是我国农村面临的十分艰巨而重大的革命任务。这些任务，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努力，才能逐步实现。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我国农村，不仅被打倒的剥削阶级人还在，阶级还在，时刻梦想复辟，而且还存在着滋生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基础。小生产的影响仍然广泛存在，一部分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还比较严重，有些人随时都想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党员的一部分，干部的一部分，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有的甚至变成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集体经济内部，在生产、分配、交换等方面，是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还是在集体经济名义的掩护下搞资本主义活动，问题也没有解决。这些都说明，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是很激烈的。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



政，农业的发展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学大寨，是要大干的。但是，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干，才有方向，才有动力。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对头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才能越干越想干，越干越敢干，越干越会干。自从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以来，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国农村的形势一直很好。社会主义阵地更加巩固，集体经济不断发展，粮食生产连年丰收。这一切都是由于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遵照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紧紧抓住农村的主要矛盾，深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取得的。如果不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不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不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就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也迈不开社会主义的大步。过去，在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有些单位，“嘴上喊大干，不抓纲和线”，结果，人心散，方向偏，要么根本干不起来，要么干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了。现在，有些单位，学大寨没有上路，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没有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学大寨，就必须象大寨那样，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这样，才能学得好。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讲“大干”，只字不提党的基本路线，不提抓阶级斗争这个纲。他的所谓“大干”，实际上是要人们埋头生产，不管方向道路，还是“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按照他那一套去做，必然把农村引向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他所说的“农业要整顿”，就是要“整”掉大寨的根本经验，“整”掉阶级斗争这个纲，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整”到修正主义的邪路上去。

大寨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注意研究并解决农村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我国农村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也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主席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



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在农村中，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地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着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如果不加以限制，那就会成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发展的绊脚石，就会扩大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为资本主义复辟创造条件。因此，根据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认真研究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是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一个重要任务。此外，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也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经过历次革命运动，农村的社会主义思想阵地不断发展、巩固与扩大，但是，孔孟之道和其他的剥削阶级思想，仍然腐蚀着农民的思想，阻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剥削阶级思想，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基础。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不断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促进农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农业学大寨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学大寨，一定要学习这方面的经验。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极力反对学习大寨在这方面的经验。他对农村中各种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十分反感，并诬蔑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没有“物质基础”。这种谬论同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大寨以及许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比如：他们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的优越性，积极发展社队企业，不断提高生产大队和公社所有部分的比重，逐步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平等待人，与群众打成一片；在分配问题上，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关系，随着生产发展、收入增加，适当提高积累的比重，逐步缩小社员之间收入上的差距；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热情地扶植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建立贫下中农理论队伍，关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成长，发展合作医疗，培养赤脚医生，等等。这说明，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认真研究并采取积极措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诬蔑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没有“物质基础”，正好说明他的身子虽然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而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说明他代表资产阶级，因而要维护并强化



资产阶级法权，维护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基础。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歪曲大寨的经验，把阶级斗争与实现农业现代化对立起来，把实现农业现代化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这是他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妄图把它引向邪路的一个方面。

农业现代化是有阶级性的。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农业现代化。有社会主义的农业现代化，也有资本主义的农业现代化。前者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服务的；后者是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手段。两者是根本对立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闭口不讲阶级斗争，不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完全抹杀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本质区别，去讲什么农业现代化，不过是以现代化为名，行复辟资本主义之实。他要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化，修正主义化。刘少奇曾经用所谓“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修正主义谬论，反对合作化，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现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讲现代化，正是继承刘少奇的衣钵，目的同样是要破坏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使农业走资本主义道路。

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阶级斗争与现代化的关系，只能是前者统帅后者，不容颠倒，不容平列，更不容以现代化否定和抹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不断巩固和发展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加速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一个重要步骤。我们一定要实现我国农业的现代化，用更多的现代化机器、化学肥料、农药和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使我国农业得到更快的发展。但是，农业现代化，同农村中的其他一切工作一样，是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所支配和制约的。这个主要矛盾，决定着农村中的一切工作，也决定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书中早就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正确解决农业发展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农业现代化才能得到迅速发展。这是我们发展



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一条基本经验。大寨大队在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所以前进得比较快，就是因为他们抓了阶级斗争这个纲，摆正了革命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他们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批判和抵制刘少奇、林彪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农业现代化问题上的各种资本主义倾向。正是通过不断的斗争，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排除了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落实了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农业现代化才得到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学大寨，我们也要学习大寨正确处理阶级斗争与农业现代化关系方面的经验。

如同社会主义建设其他重大问题一样，在农业现代化问题上，也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还是搞修正主义的一套；是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大搞群众运动，还是只靠少数人；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还是依赖国家，搞大洋全，铺张浪费；以及农业机械如何使用、管理等问题，斗争都是很激烈的。这些问题不解决，现代化就没有正确的方向，就发展不起来。即使一时发展起来，也不能达到为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服务的目的。我国农业现代化，在文化大革命前发展缓慢，为什么经过文化大革命很快地发展起来了呢？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深入地批判了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落实了毛主席关于农业现代化问题的一系列指示，调动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搞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积极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巨大动力。只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真正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国农业现代化必将很快地发展起来。相反地，如果让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宣扬的那一套得逞，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关系必然遭到破坏，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农业现代化也就根本不可能了。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胜利发展。让我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他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搞好春耕春种，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战歌

——赞近年来上映的一批科教影片

洪 松

近年来，我国科教电影工作者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创作和拍摄了又一批新的科教影片。它们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果，展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形势，为我国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科技人员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谱写了一曲曲嘹亮的战歌。

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是一个路线问题。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煽起的右倾翻案风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为早已被革命人民批得臭不可闻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翻案。但是，“翻案不得人心”，广大革命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是要前进、要革命的。影片《船用万匹机》、《平炉吹氧炼钢》、《石油开采》、《喜见光明》、《固沙造林》、《稻田养萍》等等，就忠实地记录了工农群众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断战胜爬行主义、洋奴哲学的战斗历程。

其中，《船用万匹机》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部。船用重型低速万匹马力柴油机是万吨远洋轮的“心脏”，制造的技术比较复杂。文化大革命为我国工人阶级自力更生制造船用万匹机开辟了道路，但是，在要不要造机、怎样造机等一系列问题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始终存在着针锋相对的斗争。信奉洋奴哲学的走资派，先是鼓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扼杀造船工人的革命首创精神；继而用洋奴哲学声称“国产机出毛病是必然的，外国机出毛病是偶然的”，对国产机件百般挑剔，横加指责；再而宣布国产万吨轮“跑跑沿海还可以，要跑远洋可不行”，无理禁止国产万吨轮远航。我们英雄的造船工人，一次又一次地迎头痛击了修正主义路线的挑战，终于造出了我们自己的万匹机，赢得了国产万吨轮的远航权，给了那些洋奴哲学的鼓吹者一个有力的回击。影片特别叙述了围绕着制造万匹机的主重部件大曲轴展开的尖锐斗争。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人们芦席棚里闹革命，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重大技术问题，造出了我国自己的第一根大曲轴，它的化学成分和机械性能完全符合标准。然而，有些人却被洋奴哲学迷了心窍，借口国产曲轴的表面上有几个小麻点，外观质量不合格，悍然判处这根曲轴以死刑，致使我国自造的远洋轮船体在水里整整泡了五年。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们才给这根曲



轴平了反，把它安装在国产的万吨级油轮上。这条油轮至今已在海上安全航行了六年有余。当银幕上映出第一条国产远洋货轮远航归来的画面时，解说员高声朗读了毛主席的教导：“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革命观众看到这里，怎能不由衷地感到扬眉吐气呢？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本人就是一个洋奴哲学的狂热鼓吹者。他到处鼓吹要“引进外国的技术、装备”，甚至强调这就是一个“大政策”。这是公开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反调。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毛主席提出的这条路线，使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壓力，任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风潮起伏，我国经济始终扎实地蓬勃发展。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谓的“大政策”，实际上是妄图干扰和破坏我国经济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前发展。影片《平炉吹氧炼钢》所表现的钢铁工人在平炉上成功应用吹氧炼钢这项新工艺，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也是对那个所谓“大政策”的有力批判。吹氧要有氧枪，外国资本家把它当作“专利”，对我们实行封锁。有的人也跟着鹦鹉学舌，人云亦云，说什么氧枪结构高级，我们没有能力制造。但是，钢铁工人不信天，不信鬼，狠批崇洋迷外思想，勇于变革，敢于创新，经过多次试验，终于造出了“争气”枪，大大缩短了炼钢时间，提高了钢产量，为我国中小型平炉的技术改造闯出了一条新路。试想，如果依了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政策”，整天迷恋着“引进”，岂不是我国永远不能有自己的氧枪了吗？正如工人们所批判的：这种“大政策”，是把我们的脖子往外国资产阶级的绳索上套！

总之，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看来，中国的无产阶级样样都不如外国的资产阶级，凡事只能依样画葫芦，仰他人的鼻息，外国没有的，连做梦都不敢想。近年来上映的这批影片以生动的事实，对这种贾桂精神作了无情的嘲弄。例如，《石油开采》告诉我们，西方石油界由于不敢采用油井早期内部注水，普遍发生由于油层压力减小而不能自喷，但大庆工人发扬了“叫油快走就快走，叫水慢流就慢流”的英雄气概，大胆采用了这一新工艺，实现了稳产高产。又如，在《工厂防砂尘》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许多工业部门同危害工人健康的砂尘作斗争的许多有效措施，并且由此而进一步推动了技术革新，创造了翻砂不用砂的新工艺。请问：外国资产阶级所做不到的，中国的无产阶级为什么就不可以做到？这不是吹牛皮、放大炮，而是已为活生生的许多事实所证明了的。我们并不排斥和反对从国外进口一些必要的可资借鉴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但决不能单纯依赖它，迷信它，也不能全盘照搬，而是必须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结合本国社会主



义建设的经验，加以必要的批判和改造。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则还抱着他那套“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腐朽哲学不放，极力抹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根本区别，把外国的设备和技术吹上了天，将“引进”看成是万应灵药。这样做的结果，势必要把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也一起“引进”到社会主义中国来，把资本家剥削和压迫工人的那一套也“引进”到社会主义中国来，这样下去，不要很多时间，整个中国就都要改变颜色了。

崇洋迷外，必然轻视本国人民群众的创造。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煽起的右倾翻案风，硬是不相信群众，不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妄图扼杀群众的创造性。他们口口声声说“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诬蔑工农兵“文化水平太低”，不配搞科研。好吧，就请他们睁开眼睛看一看许多科教影片所揭示的事实吧！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我国工人、贫下中农的聪明才智和无限创造力，同时也生动地反映了许多科技人员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遵循同工农相结合的方向，取得了可喜的科研成果。除了在前面提到的影片之外，在《地震》这部影片中，不仅可以看到广大革命群众，从工人到农民，从孩子们到老炊事员，长年累月，孜孜不倦地用各种土办法监视地壳活动，而且还可以看到一批批革命地质工作者活跃在群众之中，战斗在田野山间，精心地进行观察和测定。正是由于坚持走专业工作者与群众结合的道路，贯彻执行土洋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国在地震预测预报的准确性上很快就达到了世界的先进水平。此外，如《箱式太阳灶》、《腐植酸类肥料》、《电厂煤渣变磷肥》等影片通过反映工农群众的发明创造，也都反复地证明了“**卑贱者最聪明**”的伟大真理。究竟是工农群众“水平低”，还是那些自以为高贵的资产阶级老爷最愚蠢，无数事实都已经作出了回答，这难道还有什么怀疑吗？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创造精神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因此，走无产阶级自己发展科学技术的道路，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开展群众性的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很多科教影片在这方面都是颇具特色的。如，《观云测天》在介绍群众性的气象预测预报和同灾害性气候作斗争的活动时，较深刻地批判了“天命论”，宣传了人定胜天的观点。《山村小水电》通过反映缺水少水的山区大办小水电的动人事迹，宣传了只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小水就可以转化为大水，水少就可以转化为水多的辩证法。《因地制宜搞革新》，通过拍摄一家小厂在十分拥挤的厂房搞生产自动线，宣传了上游无止境、潜力无穷尽的思想。

近年来上映的这批影片满怀信心地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一旦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普遍真理，就开辟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无限广阔的道路，就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让那些洋奴哲学的信奉者去向隅而泣吧！



文艺革命对我的教育和培养

杨 春 霞

去年夏秋，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煽动下，文艺界出现了一股攻击革命样板戏、吹捧“十七年”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逆流。资产阶级为了替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评功摆好，竟然胡说演革命样板戏的人都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这是对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恶毒攻击，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在文艺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文艺战士的最大诬蔑。

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不仅出好作品，出好经验，而且还培养出一支无产阶级自己的文艺队伍，所有这些成就到底应该属于无产阶级，还是属于资产阶级？应该归功于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还是归功于“十七年”文艺黑线？这是不容颠倒的大是大非问题。“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对此，我们每一个文艺战士都有着切身的体会，最有发言权。

我是党培养的一个青年演员。我从十一岁开始学戏到现在，已有二十多年了，经历了文艺界天地翻覆的巨大变化。过去，文艺黑线要把我培养成修正主义的黑尖子，把我推到了修正主义的死胡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我从旧营垒里救了出来，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我走上了革命的金光大道，使我焕发了革命青春和艺术青春。新旧对比，心潮起伏。我永远忘不了文艺革命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也永远忘不了“十七年”文艺黑线对我的奴化和毒害。

一九五四年，我戴着红领巾，跨进了上海戏曲学校。但是，在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控制下，学校教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散布的都是“一招鲜，吃遍天”等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入校以后，我学的第一出戏是昆曲《长生殿·定情赐盒》。当时有人对我说：“你是块唱青衣的好坏子，这是开蒙戏，要好好打打基础，将来前途无量。”为了学好杨贵妃这个角色，每天要去模仿贵妇人的神态，嘴里唧唧咕咕唱的都是“受宠承恩，一霎里身判人间天上”这类我都不能理解的戏词。试



想，从红领巾到杨贵妃，从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到充满了封建帝王没落情调的宫闱，这个差距有多么大啊！就在我还不很懂事的少年时代，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把持下的旧戏校就这样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给我开了“蒙”。他们“教育”我们这些青少年的目的，正如列宁所说：“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几年过去了，在资产阶级个人奋斗、成名成家思想和旧戏里所散布的一套孔孟之道的毒害下，我们这些刚进学校时天真烂漫的红领巾变成了一批暮气沉沉的小老艺人。我的思想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为了学好戏当名角，一天到晚浑浑噩噩扎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剧目里。政治热情淡薄了，同志关系疏远了，什么祖国的前途、革命的理想似乎都没有关心的必要了，旧戏校就是这样把我引上了追求资产阶级名利的邪路。

毕业以后，我分配在上海青年京昆剧团（后改名为上海青年京剧团）。“十七年”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控制下的文艺界是一个黑色大染缸，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成灾。什么拜师啊，深造啊，出国啊，成了剧团里追求的目标。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下，我周围的人，有的堕落了，有的犯了严重错误。我也沉湎在“艺术至上”的迷雾中不能自拔，甚至为自己能唱几出“重头戏”而沾沾自喜。但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只受到资产阶级的吹捧，而广大工农兵群众根本不爱看。有一次，我们到上海郊区演出《小上坟》、《断桥》等剧目，贫下中农看了很生气，尖锐地批评说：“你们名叫青年剧团，还尽演这种老掉牙的旧戏，为啥不演社会主义新节目？”这使我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但是，到底什么是正确方向，什么是革命道路，在我当时的头脑里还是一片朦胧。“十七年”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究竟给了我们什么？它给我们灌输了封、资、修的毒素，它使我们和工农兵分离了，它把我们这些青年人变成了娇滴滴的精神贵族，它要我们做旧京剧的殉葬品，它要把我们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去挖社会主义的墙脚。看，“十七年”的这种“培养”，难道不是对我们青年进行摧残和毒害吗？

“而今迈步从头越”。一九六四年，伟大的京剧革命开始了，革命的洪流激荡着我，使我逐步看到文艺工作者只有走毛主席所指引的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才有真正的前途。在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战斗中，我重新迈开了第一步。一九七一年，我接受了扮演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中柯湘这个角色的光荣任务，心情十分激动，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柯湘演好。当初，我以为演了几年戏，有了一点舞台经验，过去打下的那些基础总还用得上吧，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旧的思想，旧的东



西，不但不能帮助我塑造柯湘的形象，反而成了我前进道路上最大的障碍。

首先遇到的是思想感情不对头。从前演惯了贵妇人、小姐，现在要演无产阶级的党代表，同志们都为我“气质差”而担心，我自己也感到和柯湘这一英雄人物的距离太远。但是，一个演员的“气质”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改造的。要改变旧戏校所赋予我的那种“气质”，唯一的途径，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领导上把创排《杜鹃山》的第一课选在井冈山。我和同志们一起打起了背包，来到当年毛主席曾经住过的大井，和贫下中农一起开始了火热的斗争生活。有一次贫下中农带领我们沿着毛主席挑粮走过的小路，登上了黄洋界。大家围坐在槲树下听贫下中农讲起了毛委员教育红军战士的故事。那时，毛主席也站在这里，指着俯卧在脚下层峦重叠的山峰，引导战士们要从井冈山看到全中国、全世界。毛主席开辟的井冈山道路，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给了我很大的教育。“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回过头去看看我们这些人在“十七年”文艺黑线统治下所走过的道路，那是多么渺小啊！是党，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我引上了正路。我觉得如果不改造世界观，肃清文艺黑线对我的影响，就不能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那就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对我们青年一代的精心培育和殷切期望。

然而，我的前进道路也不是平坦的，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直接反映在排练中。比如排练《砥柱中流》的过程中，我曾有一度对柯湘在这场戏中的思想感情怎么也把握不准。开始我演得很严峻，以为这样表演才有分量。但是，同志们批评我“演得干巴巴的，一脸官气，缺乏无产阶级感情”。以后我又走到了另一极端，演得缠绵、委婉，完全陷入到个人感情里去了。同志们又尖锐地指出：“这样演法，柯湘的党性原则不见了。”为什么会出现两个极端的表演呢？一查原因，原来还是旧戏校传给我的那一套世界观、艺术观在作怪，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去观察、分析和理解柯湘的内心世界，势必歪曲这一英雄形象。于是，我又重新学习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写的伟大著作和光辉诗篇，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员的高度的党性原则和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是不矛盾的，是统一在优秀品质之中的。我原先或“严峻”或“委婉”的表演，正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流露，和柯湘的思想感情是格格不入的，必须彻底摒弃。这样，我才逐步地掌握了柯湘在这场戏中



晓之以马列主义道理和动之以无产阶级感情的关系，开始较准确地揭示了她的内心世界。这说明了，要在艺术创作中找到正确的途径，要迈开新的一步，必须经过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

思想要改造，艺术上也必须来一番改造。过去我学的是青衣，在舞台上要求“手不露腕，笑不露齿，行不动裙”，用这一套东西来表现工农兵是根本不行的。京剧的艺术形式，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观指导下“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才能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力。我过去所学的程式，如果不经彻底改造，就会束缚我的手脚，甚至不知手往那里放，台步怎样走。要演好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在艺术上必须走新路，不能走老路。我对老路是不愿走，而对新路却不会走，只能学着走，拼命走。《杜鹃山》的艺术处理，从念白的韵律性开始，从多方面对表演规范化进行了新的尝试。为了培养我们，领导亲自带领我们拜工农兵为老师，直接向工农兵的火热斗争生活吸取养料。贫下中农手把手地教我插秧、割麦、挑担，给我讲授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的知识。在整个排练过程中，党和同志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帮助我攻克一个又一个的艺术难关，使我学到了在旧戏校根本学不到的新东西。我过去武功底子比较差，现在大家都来帮我练习武打，为了一个动作的准确性，有的同志每天要在地上摔打十遍、二十遍。我原来的音色不厚润，现在经过领导和集体的反复帮助，唱法大为改变，学会了真假嗓结合的发声方法和较丰富的润腔方法，从而扩大和增强了表现力。我演的柯湘，真是可称为一尊形象千人手，千滴汗珠一曲流，一招一式、一字一腔都渗透着党的心血，凝聚着集体的智慧。如果不搞文艺革命，就决不会有我们这一代人的革命青春和艺术青春。有人想把我们在表演艺术上的成就算在“十七年”的“功劳簿”上，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资产阶级所津津乐道的“十七年”文艺黑线这本“功劳簿”，恰恰是他们宣扬封、资、修文艺的罪恶史，是他们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变天帐，不对此进行彻底清算，就没有社会主义文艺百花齐放的春天。

想想过去“十七年”的沉痛教训，看看文化大革命以来十年的光辉战绩，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怎能不激情满怀？我们决不走回头路，决不允许“十七年”的历史重演！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实际行动保卫革命样板戏，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现在，斗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我们要时刻提高警惕，积极投入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在文艺革命的征途上，我仅仅迈出了第一步，我决心坚定地迈出第二步，第三步，永远沿着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向前迈进！



科 学 史 研 究

“天 有 可 测 风 云”

邱 向 群

人们生活在地球上，每时每刻都在同环绕着地球的大气打交道。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需要，推动着人们不断地增长了对天的认识，获得了许多关于风云变化的规律性知识。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否定劳动人民的社会实践对科学发展的作用，而历史告诉我们：正是劳动人民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不断推动了气象学的进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日益发展的气象学对大气运动的规律认识得越来越深入，“天有不测风云”这句老话，正在向着“天有可测风云”的新认识转化。

历史悠久的气象学，起源于古代劳动人民农牧业生产的实践，劳动人民在生产中创建了古代的气象学。为了进行农牧业生产，就必须了解植物生长、动物生活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劳动人民在长年累月的生产实践中仔细观察了年复一年的草木生长、禽兽活动和自然界其它变化的特点，来认识一年中气候的变化，指导生产活动。在我国，很早就认识了四季的更迭，而且还逐步总结、区分出各个节气。公元前十四——十二世纪的殷墟甲骨文中已有晴、阴、霾、雾、虹、蜃、霜、雹等十多种气象词汇，而且有日至的记载，多次出现季字，说明当时已有四季的概念。到了战国时期，已经有了二十四个节气的名称。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后来又把每个节气分成三个候，每候五天，观察和记录了各个候的气候状况、动植物生态和其它自然现象。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反映了一年中各个时期气候变化、野生动植物生长活动的特点及其与农事活动的关系，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



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部综合农事历，至今对指导农业生产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节气和候反映了各个时期一般的气候状况。农业生产还要求掌握各个时期天气变化的规律，预报天气的变化。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中总结了各种天象、物象与天气变化的关系，用生动简练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用来预报天气的天气谚语。我国是使用天气谚语历史最久的国家之一。早在《诗经》中就有“朝隰于西，崇朝其雨”（早上西方出虹，午前就要下雨）等记载。汉代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天气谚语开始被汇集成书，出现了《农家谚》等著作。到了唐朝，有人把预报降水的天气谚语汇编成《相雨书》。而明代的《田家五行》则是集天气谚语之大成，共十余类三百多条，可算是世界上最详细的天气谚语书之一。后来还有更进一步的发展，除了以诗文的形式表达的天气谚语以外，在明清之际流传下来的《白猿献三光图》，载有一百三十多幅云图用来说明天气变化的规律，不少内容与现代气象学原理相当一致。在世界各地也曾有过许多天气谚语书，如古希腊的《征候书》，十五世纪日本的《船行要术》，十八世纪英国的《班布瑞牧人的规律》，等等。这些天气谚语涉及面很广，内容十分丰富，是广大劳动人民长期战天斗地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农民、牧人、渔夫、水手集体智慧的结晶。

我国各地流传的天气谚语中，有的是反映某一地区或某一季节的气候状况的，如“早西风，晚东风，土干田难种”，说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晴好天气下，海陆风的日变化；“小暑南风十八朝，上午打柴下午烧”，形容夏季大范围干热气团控制下天气的特点；而“夏雨隔牛背”则形象地描绘出夏季小范围雷阵雨的情况；还有“日落乌云洞，明朝晒得背皮疼”、“云行东，车马通，……云行北，好晒麦”一类预报天气变化的；有的则是展望生产前景的，如“麦盖三床被，头枕馍馍睡”，等等。“种田”、“打柴”、“晒麦”、“隔牛背”这类词汇是劳动人民生产活动的真实写照，它清楚地说明，这些天气谚语的作者是广大的劳动群众。劳动人民在生产活动中逐渐地了解了天气现象、天气变化的一些规律，总结成天气谚语，在群众中流传和应用，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这些经过广大劳动人民从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天气谚语，长期以来成为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有力武器。直到今天，用谚语形式表达出来的大量经验在提高地区性天气预报的准确率方面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劳动人民是创建气象学的主力军。那些认为科学技术只是少数“天才”的科学家的发明创造的人，难道不应该从这里得到一些启发吗？



我国古代气象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气象观测仪器的创制与改进就是一个重要方面。我国很早就已经发明了一种用鸟类羽毛做的风标。汉代长安灵台（观象台）上建造的相风铜鸟则是世界上最早的固定测风器之一。南宋秦九韶的《数书九章》中有“天池测雨”、“竹器验雪”等算题，说明南宋以前各地已有测量雨雪的器具，而欧洲约在四百年之后才出现雨量器的设想。公元前二世纪我国人民就已根据“燥故炭轻，湿故炭重”的道理，用炭的轻重来测量空气的湿度。而在欧洲直到十五世纪才提出称羊毛重量以测空气湿度的类似方法。清朝黄履庄发明的验冷热器和验燥湿器更是灵敏度较高的仪器。据记载，“验燥湿器内有一针，能左右旋，燥则左旋，湿则右旋，毫发不爽，并可预证阴晴”，很象现代的毛发湿度表。至于我国气象资料的记载，时间之长和内容之丰富都是世界上少有的，这是研究气候变化的极为宝贵的材料。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不但在天气预报方面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而且在控制天气方面也是走在前列的。早在十七世纪末，就有人记载了甘肃人民用火炮轰击雹云、人工消雹成功的事实。

“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与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创建气象学这支主流相对立，反动统治阶级及其御用文人为了维护其腐朽的统治，总是利用人们还感到“变幻莫测”的气象现象大肆宣扬天命论，把气象学引入唯心主义宗教神学的歧途。他们所散布的谬论邪说不但遭到了劳动人民的反对和唾弃，而且也受到一些进步的思想家的批判。我国古代主张革新前进的法家在同主张复辟倒退的儒家作斗争中，批判了儒家鼓吹的天命论、先验论，对天气现象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对气象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例如，东汉法家王充批判儒家宣扬的雨是上天所赐和祭天求雨的迷信，明确指出雨是水从地上蒸发到空中再降下来的。他还驳斥儒家“雷为天怒”的胡说，指出：“雷者，太阳之激气也”，并从太阳辐射的季节变化来说明一年中雷的变化。法家重耕战，因而比较注意群众的生产实践，他们的著作中总结了许多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如宋代法家沈括著的《梦溪笔谈》一书中就总结有群众观天和预测天气的经验。明明劳动群众是创造科学的主力军，可是，反动统治阶级却极力贬低并扼杀劳动人民的科学成果。我国古代那些反动没落阶级的代表孔孟之徒，看不起劳动人民用朴素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天气谚语和他们的发明创造，不屑于把它们载入史册。今天，那些信奉孔孟之道的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也同样看不起工农兵，妄图把广大群众排斥在科学研究的大门之外。**“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广大劳动人民在发展气象学中



所作的巨大贡献，就是对他们那些奇谈怪论的有力批判。

二

由于天气谚语总结的往往只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地区所观察到的天气变化的规律，用来预报天气有一定的局限性。十六世纪以后，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制度这一巨大的社会变革，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气象学也从古代的天气谚语阶段发展到近代的天气图阶段。

天气图也称综观图，就是把各地许多气象站同时观测到的温度、湿度、气压、风速等气象记录和天气状况，用统一的符号标记在同一张地图上，进行综合的研究，以判断天气的变化趋势。天气谚语所反映的较多是局部地区的规律，天气图则是在比较大的范围从整体上来研究大气的运动；天气谚语主要是依靠人的感官对各种天象、物象做定性的观察总结出来的，而天气图则主要是以气象仪器的观测数值为依据，并且运用了已经发达起来的物理学、数学等方面的知识，对天气现象能够作出更加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分析。有了天气图，人们可以对不同地点出现的天气现象和天气变化进行综合比较，有利于使已有的大量感性经验逐渐上升到理性的分析。这样，对大气的认识就比过去更系统和更全面了，为大范围的天气预报打下了基础。

那么，天气图是怎样出现的呢？在资产阶级的气象史书中，不是把它归功于这位数学教授，就是那位天文学家。事实上，如果没有劳动人民推动生产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各门科学技术也得到相应的发展，为建立统一气象观测网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任何一个“天才”、“学者”也是不可能凭空绘制出天气图的。恩格斯曾指出：“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末，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自然辩证法》）象其它科学部门一样，在气象学史中，天气图的出现，也只能“归功于生产”。

利用许多地方的气象资料，用统一的眼光研究大气运动的想法很早就有了。据我国史书记载，十八世纪初，我国清代皇帝康熙“常立小旗占风，并令直隶各省，凡起风下雨之时，一一奏报。见有京师于是日内起西北风，而山东于是日内起东南风者”，因而确认了“隔里不同风”的古语。这是最早的天气图思想的萌芽，并且已有了风向不连续性的概念，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但是，那时我国还处于封



建社会，小农经济的小规模生产活动和小范围的交换活动尚无认识大范围天气规律的社会需要，就不可能为统一观测网的建立提供客观条件。

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工业、贸易，特别是远洋航海事业的发展，对于认识大范围天气变化规律有了越来越迫切的需要，并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于是，欧洲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建立起了气象观测网。一八二〇年，德国人布朗狄斯以通信方式收集了观测网的气象资料，第一次绘制成历史天气图，这对于研究天气的变化规律虽然有价值，但毕竟是“死”的天气图，不能直接用于天气预报。当时有不少人在设想，如能绘制当日的“活”的天气图，就可以作出及时的天气预报，使暴风灾害得以预防。然而，由于缺乏高速的通讯工具，这种愿望却不能实现。直到电报发明以后，才在十九世纪中利用电报收集资料绘制出了第一张当日的天气图。这张图在伦敦博览会上展出，吸引了许多人，引起很大的轰动。可是，这张图在当时只是起了一种商业广告的作用，仍然未能用于实际的天气预报。因为维持大范围统一观测网的观测活动，并及时用电讯方式传递气象资料和天气情报，要花费大量的经费和人力，还需要电讯、新闻部门的协作，这就远非任何个人甚至任何气象学术团体力所能及的了。当时有一些科学家如法国的拉马克等人，曾向本国政府建议：由国家成立专门的气象机构来负责气象资料的收集和天气预报这种大规模的复杂的科学工作。可是，资产阶级认为这是花费大又不赚钱的事，不肯支持。当时的法国统治者就以“不要做徒劳无益的事，还是搞你的生物学去”这么一句话，拒绝了拉马克的建议。

一八五四年，英法与帝俄争夺中东而发生了克里米亚战争。十一月十四日英法联合舰队突然遭到暴风雨的袭击，法国的主力舰“亨利四世”号沉没。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巨大损失使法国统治者大为震惊，海军大臣下令调查舰队失事原因。巴黎天文台长列佛利根据气象资料绘出天气图，发现这次风暴是一个低气压，几天前已出现在西欧，然后有规律地沿着地中海由西向东移至黑海。他的调查证明，完全有可能在事前作出风暴来临的预报，使舰队免受风暴灾害。于是列佛利关于建立国家气象事业的建议立即得到了政府的采纳，于一八六〇年成立了法国气象局，从一八六三年起开始运用天气图向各主要港湾发布风暴警报。

从第一张天气图的诞生到天气图应用于实际的天气预报，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曲折道路。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恩格斯的英明论断：“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



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但是，也正象恩格斯所说：“可惜人们写科学史时已惯于把科学看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这种唯心史观至今仍然支配着某些人们的头脑。一九七三年国际气象组织成立一百周年的大会上还有人宣称，近代气象学“是由那些对大气及其活动感兴趣的纯研究工作者、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创立的”。这种说法显然是歪曲气象学的历史的。没有生产发展对气象学提出的客观要求，没有生产给气象学发展提供的物质条件，科学家的兴趣就只能是一种空想。天文学家列佛利之所以去收集各地的气象资料，绘出天气图，并不是由于他对大气活动突然发生了兴趣，而是由于“亨利四世”舰的沉没。自从天气图用于天气预报以后，有不少的科学家提出了天气预报的新原理和新方法，这些都是以各地广泛分布的气象站提供的大量气象资料为基础的。这些台站网的建立是生产的需要，也是由当时生产发展的水平所能提供的气象仪器和装备来保证的。如果割断了气象学与生产的联系，气象学就不可能发展、前进。

三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近代气象学的进一步发展也是这样，它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是冲破旧的传统观念，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进行斗争的结果。

在十七世纪发明气压表以后，人们就已经发现天气变化与气压变化有密切的联系，气压下降常常出现坏天气，而气压上升常常会出现好天气，因此强调了气压的作用，气压表曾被称为“晴雨表”、“天气的眼镜”。在天气图出现以后，在天气预报的实践中人们把气压相同的点连成曲线，绘出等压线后，发现天气的地理分布与气压水平分布之间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一八八五年，英国人阿勃科仑贝总结了这些经验，提出了依据等压线形状预报天气的新原理——“等压线天气学”。由于它能提供预报天气的简便方法，受到人们的重视和欢迎，并且得到广泛应用。从此，人们在影响天气变化的多种因素中突出地强调了气压的作用。本来应该根据各种因素综合分析来作出的天气预报，变成了单纯根据等压线形状，机械套用现成模式的预报。这是一种片面地、孤立地观察问题的形而上学方法。这种方法阻碍人们深入认识天气变化的本质，导致了天气预报准确率下降。这种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流行和统治，造成了气象学近半个世纪停滞不前的局面。



首先打破这种僵局的是在挪威的以维·皮叶克尼斯为首的一批敢于革新的北欧气象工作者。在二十世纪初刚刚获得独立的挪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遇到了交战的大国封锁气象情报的困难。为了确保本国渔业生产和航海事业，要求作出比较准确的天气预报。于是在挪威本土和沿海岛屿兴建了许多新的气象台站，增设的台站数目为原有的台站的十倍。挪威气象工作者利用这样稠密的气象观测网所得的数据，对天气现象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分析。他们发现大气中存在着物理性质比较均匀一致、水平范围达到几千公里的大空气团，而在性质不同的冷暖气团之间存在着一个范围很狭窄的界面，在这个狭窄的界面上，各种气象要素的变化最为激烈，云雨等天气现象主要集中在这狭窄的界面上，从而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低气压系统都带来暴风雨，而真正带来暴风雨的低气压大都是和这种界面联系在一起的低气压，他们称之为锋面气旋。他们根据实践总结出一套锋面气旋学说，突破了旧的僵化了的“等压线天气学”，创立了新的天气分析和预报方法，许多重要的天气事实从理论上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对天气演变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了，使停滞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气象学重新获得了生气。在近代气象学史上的这个重大突破，当然是由于生产的需要而建立的稠密的台站网提供了详细的资料；而从思想方法来说，正是由于实践突破了形而上学方法的束缚。这些北欧气象工作者不是片面地只看气压的高低，而是分析了大气中两种不同性质的气团的关系，看到了两者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而这种斗争带来了天气激烈的变化，这就能比较深入地认识天气变化的本质，气象学从此跃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然而，“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一系列新的斗争又开始了。锋面学说使中纬度地区的短期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大为提高了，可是有的人又把锋面学说绝对化了；他们对气团的分析，走上了脱离实际、烦琐分类的歧路；还有人把这种在中纬度地区行之有效的方法不加分析地机械地套用到低纬度地区，以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这些都是阻碍气象学的健康发展的。这也说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阻碍科学发展的反动世界观。

由于大气运动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今天，人们对大气运动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完全准确地预报天气和有把握地控制局部地区天气的程度。当前，人造地球卫星、电子计算机等应用到气象学中，使气象资料的积累、情报的交换、大量数据的处理，以至天气的预报都日趋机械化、自动化。各种新技术的应用，为气象学的发展提供了空前良好的条件。但是，随着近代气象学的发展，学科的分支越来越



细，客观上容易助长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例如局限于从学科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忽视了对大气运动作全面综合的分析；只注意形态分类，不注意对大气运动的物理本质作深入的研究；过分强调机器的作用，而忽视人的因素，忽视预报员和群众经验的重要作用，等等。这些都是形而上学思想在新条件下的表现，若不加以注意和纠正，必将给气象学的发展带来新的障碍。

近代气象学发展中的曲折和斗争，有力地说明了自然科学工作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的重要性。恩格斯早就指出：“**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自然辩证法》）恩格斯还一再提醒自然科学工作者“**当心形而上学呵**”！可是当前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却背离这些英明的告诫，借口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他们这样做，正是恩格斯所指出的，要用某种坏的时髦的哲学来支配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头脑。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自然科学工作者一定要警惕这种修正主义谬论，不要上当受骗。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四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曾经对气象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到了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使我国气象事业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寥寥可数的气象台站，大部分为帝国主义所把持，为它们侵略和掠夺中国服务。气象事业是如此，当然更谈不上气象科学的发展了，那时我国的气象学已处于奄奄一息的状况。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使我国的气象事业和气象科学获得了新生。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气象工作有了迅速的发展。与解放前那种凋落衰败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在气象台站从内地到边疆遍布全国，台站的数目和密度一跃而进入世界的前列。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性质，决定了我国气象事业的根本性质。同帝国主义为侵略和掠夺服务的方向相反，我国的气象事业是保护人民的，首先是保护劳动人民的。因此，灾害性天气预报工作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为我国气象工作的重点。我们已经建立了现代化的台风



监视网,使台风造成的损失大为降低。对寒潮、大风、暴雨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的预报也都在抗灾斗争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劳动人民的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农村气象观测哨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为农业生产大跃进服务。广大群众和气象工作者把群众的气象经验、古代的气象知识同近代气象科学原理相结合,创立了我国独特的单站天气预报的方法,使我国气象预报的准确率大大提高,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我国气象事业和气象科学前进的步伐受到了影响和阻碍。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广大气象工作者狠批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气象科学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近几年来,在灾害性天气预报、高原气象、热带气象、卫星气象、雷达气象、数值预报、统计预报、气候变迁以及人工降雨和人工消雹等领域,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有较大的进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

回顾气象学的发展,特别是我国气象学的发展,总结历史的经验,使我们更加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真是“风景这边独好”。与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冰河期到来”、“世界饥荒”、“人类毁灭”的悲观论调相反,我们相信,“天有可测风云”,“人定胜天”!我们坚信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贯彻执行毛主席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指示,我们就能把气象科学推向新的高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教育界、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占领科技阵地和指导科研,反对科技人员同工农结合和科技工作大搞群众运动。气象学的历史,就是对他们这些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观点的有力批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它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们科技工作者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战斗,彻底批判这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我国的气象工作一定能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得到新的发展,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翻 案 不 得 人 心

《人民日报》社论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全国胜利发展。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翻案不得人心。”毛主席的话，充分表达了广大革命人民反对复辟倒退、坚持继续革命的强烈愿望，揭露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本质，鼓舞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加积极地投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挑起来的。去年夏季前后，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刮这股风的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否定科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定老、中、青三结合，否定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的翻案活动，是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的。他们的矛头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广大革命群众。不反击这股右倾翻案风，岂不是容忍修正主义泛滥，资本主义复辟吗？

从清华大学开始的革命大辩论，给右倾翻案风以迎头痛击，大得人心，赢得了全国各族广大人民热烈的支持和拥护。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认真学习清华大学的经验，在党的领导下，批判“三项指示为纲”，使刮翻案风的党内走资派完全陷入孤立的境地。事实证明：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即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是要革命的，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不喜欢搞修正主义的大人物压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他们的根本要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代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他们要求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搞修正主义，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人民群众是决不答应的。

毛主席最近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这个极其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总结了我国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反修防修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



续革命强大的思想武器。毛主席在这里明确指出，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从合作化到批资产阶级法权，社会主义革命每前进一步，都要受到党内资产阶级的抵抗。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总会在党内出现走资派，出现新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走资派还在走”的现象将长期存在。煽起右倾翻案风的那个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追随刘少奇搞修正主义、对抗历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口头上说什么“永不翻案”，一旦重新工作，旧病复发，又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了。这种人，从来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毛主席曾经指出的思想至今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同《水浒》中的宋江虽在农民起义队伍中却代表地主阶级一样，走资派名为“共产党员”，实际上代表党内外的新旧资产阶级。我们要记住，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历史上每一个大的社会变革以后，总会有人象孔老二那样跳出来搞翻案，搞复辟。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伟大革命，也必然会出翻案派。这次翻案和反翻案、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继续和深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这样的斗争，今后还会继续下去。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毛主席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述，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领导干部要站在运动的前列，带头学，带头揭，带头批，带头反击右倾翻案风。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团结起来，集中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都要记住毛主席关于“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些教导。对少数执行了错误路线的领导干部，要帮助他们转变立场，欢迎他们改正错误。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各项工作包括工农业生产都搞得更好，警惕阶级敌人的捣乱，警惕有人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要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

让我们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原载一九七六年三月十日《人民日报》）

